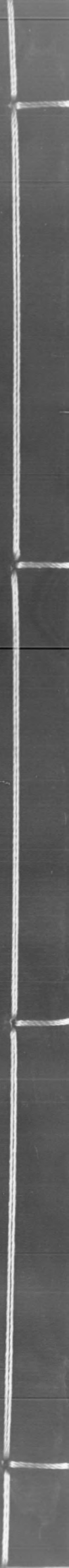


肥田



列傳第一

晉書三十一

唐太宗文皇帝

御妻

后妃上

夫乾坤定位男女流形伉儷之義同歸貴賤之名異
等若乃作配皇極齊體紫宸象玉牀之連後星喻金
波之合義璧爰自夙古是謂元妃降及中年乃稱王
后四人並列光于帝嚳之宮二妃同降著彼有虞之
典夏商以上六宮之制其詳靡得而聞焉姬劉以降
五翟之規其事可略而言矣周禮天子立一后三夫
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王者內政故

婚義曰天子之與后如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由斯而
談其所從來遠矣故能母儀天寓助宣王化德均載
物比大坤維宗廟歆其薦羞穹壤俟其交泰是以哲
王垂憲尤重造舟之禮詩人立言先獎葛覃之訓後
燭流景所以裁其宴私房樂希聲是用節其容止履
端正本抑斯之謂歟若乃娉納有方防閑有禮肅尊
儀而脩四德體柔範而弘六義陰教洽於宮闈淑譽
騰於區域則玄雲入戶上帝錫母萌之符黃神降徵
坤靈贊壽丘之道終能鼎祚惟永胤嗣克昌至若儷
極虧闕憑天祚孽劉裳衣於衽席感臍側於弦望則

龍族結繫宗周鞠為黍苗鷺尾挺災隆漢墜其杓社
矣自曹劉內主位以色登甄衛之家榮非德舉淫荒
挺性茂西郊之禮容婉變含辭作南國之奇態詖謁
由斯外入穢德於是內宣栳掖播晨牝之風蘭殿絕
河睢之響永言彤史大練之範逾微緬視青蒲脫珥
之猷替矣晉承其末與世汚隆宣皇創基功弘而道
屈穆后一善勸侔於十亂洎乎太祖始親選良家既
而帝掩紈扇躬行請託后採長白實彰妬忌之情賈
納短青竟踐覆亡之轍得失遺跡煥在縑緗興滅所
由義同畫一故列其本事以為后妃傳云

宣穆張皇后

宣穆張皇后諱春華河內平臯人也父汪魏栗邑令
毋河內山氏司徒濤之從祖姑也后少有德行智識
過人生景帝文帝平原王幹南陽公主宣帝初辭魏
武之命託以風痺嘗暴書遇暴雨不覺自起收之家
惟有一婢見之后乃恐事泄致禍遂手殺之以滅口
而親自執爨帝曰是重之其後柏夫人有寵后罕得
進見帝嘗卧疾后往省病帝曰老物可憎何煩出也
后慙恚不食將自殺諸子亦不食帝驚而致謝后乃
止帝退而謂人曰老物不足惜慮困我好兒耳魏正

始八年崩時年五十九葬洛陽高原陵追贈廣平縣
君咸熙元年追號宣穆妃及武帝受禪追尊為皇后

景懷夏侯皇后

景懷夏侯皇后諱徽字媛容沛國譙人也父尚魏征
南大將軍毋曹氏魏德陽鄉主后雅有識度帝每有
所為必豫籌畫魏明帝世宣帝居上將之重諸子並
有雄才大略后知帝非魏之純臣而后既魏氏之甥
帝深忌之青龍二年遂以鴆崩時年二十四葬峻平
陵武帝登阼初未追崇弘訓太后每以為言泰始二
年始加號謚后無男生五女

景獻羊皇后

景獻羊皇后諱徽瑜泰山南城人父衛上黨太守后母陳留蔡氏漢左中郎將邕之女也后聰敏有才行景懷皇后崩景帝更娶鎮北將軍濮陽吳質女見黜復納后無子武帝受禪居弘訓宮號弘訓太后泰始九年追贈蔡氏濟陽縣君謚曰穆咸寧四年太后崩時年六十五祔葬峻平陵

文明王皇后

文明王皇后諱元姬東海剡人也父肅魏中領軍蘭陵侯后年八歲誦詩論尤善喪服苟有文義目所一

見必貫於心年九歲遇母疾扶持不捨左右衣不解帶者久之每先意候拍動中所適由是父母令攝家事每盡其理祖朗甚愛異之曰與吾家者必此女也惜不為男矣年十二朗薨后哀戚哭泣發於自然其父益加敬異既笄歸于文帝生武帝及遼東悼王定國齊獻王攸城陽哀王兆廣漢殤王廣德京兆公主后事舅姑盡婦道謙冲接下嬪御有序及居父喪身不勝衣言與淚俱時鍾會以才能見任后每言於帝曰會見利忘義好為事端寵過必亂不可大任會後果反武帝受禪尊為皇太后宮曰崇化初置宮御重

選其職以太常諸葛緒為衛尉太僕劉原為太僕宗
正曹楷為少府后雖處尊位不忘素業躬執紡績器
服無文御浣濯之衣食不參味而敦睦九族垂心萬
物言必典禮浸潤不行帝以后母羊氏未崇謚號泰
始三年下詔曰昔漢文追崇靈文之號武宣有平原
博平之封咸所以奉尊尊之敬廣親親之恩也故衛
將軍蘭陵景侯夫人羊氏含章體順仁德醇備內承
世胄出嬪大國三從之行率禮無違仍遭不造頻喪
統嗣撫育衆胤克成家道母儀之教光于邦族誕啓
聖明祚流萬國而早世俎隕不遇休寵皇太后孝思

蒸蒸永慕罔極朕感存遺訓追遠傷懷其封夫人為
縣君依德紀謚主者詳如舊典於是使使持節謁者
何融追謚為平陽縣君四年后崩時年五十二合葬
崇陽陵將遷祔帝手疏后德行命史官為哀策曰明
明先后興我晉道暉章淑問以翼皇考邁德宣猷大
業有造貽慶孤矇堂構是保庶資復顧永享難老奄
然登遐棄我何早沉哀罔訴如何穹昊嗚呼哀哉厥
初生民樹之惠康帝遷明德顧予先皇天立厥配我
皇是光作邦作對德音無疆愍予不弔天篤降殃日
沒明夷中年隕喪晔晔在疚永懷摧傷尋惟景行於

穆不已海岱降靈世荷繁祉永錫祚胤篤生文母誕
膺純和淑慎容止質直不渝體茲孝友詩書是悅禮
籍是紀三從無違中饋允理追惟先后勞謙是尚爰
初在室竭力致養嬪于大邦皇基是相謚靜隆化帝
業以創內叙嬪御外叶時望履信居順德行洽暢密
勿無荒劬勞克讓崇儉抑華冲素是放雖享崇高歡
嘉未饗胡寧棄之我將曷仰咨余不造大罰存臻皇
考背世始踰三年仰奉慈親異無後艱凶灾仍集何
辜于天嗚呼哀哉靈輻風駕設祖中闈輻輳動軫既
往不追哀哀皇妣永潛靈暉進攀梓宮顧援素旂屏
營窮痛誰告誰依訴情贈策以舒傷悲尚或有聞顧
予孤遺嗚呼哀哉其後帝追慕不已復下詔曰外曾
祖母故司徒王朗夫人楊氏舅氏尊屬鄭劉二從母
先后至愛每惟聖善敦睦遺旨渭陽之感永懷靡及
其封楊夫人及從母為鄉君邑各五百戶太康七年
追贈繼祖母夏侯氏為滎陽鄉君

武元楊皇后

武元楊皇后諱豔字瓊芝弘農華陰人也父文宗見
外戚傳母天水趙氏早卒后依舅家舅妻仁愛親乳
養后遣他人乳其子及長又隨後母段氏依其家后

少聰慧善書姿質美麗閑於女工有善相者嘗相后
當極貴文帝聞而為世子聘焉甚被寵遇生毗陵悼
王軌惠帝泰獻王東平陽新豐陽平公王武帝即位
立為皇后有司奏依漢故事皇后太子各食湯沐邑
四十縣而帝以非古典不許后追懷舅氏之恩顯官
趙俊納俊兄虞女繁於後宮為夫人帝以皇太子不
堪奉大統密以語后后曰立嫡以長不以賢豈可動
乎初賈充妻郭氏使賂后求以女為太子妃及議太
子婚帝欲娶衛瓘女然后盛稱賈后有淋德又密使
太子太傅荀顛進言上乃聽之泰始中帝博選良家

以充後宮先下書禁天下嫁娶使宦者乘使車給騶
騎馳傳州郡召充選者使后揀擇后性妬惟取潔白
長大其端正美麗者並不見留時卞藩女有美色帝
掩扇謂后曰卞氏女佳后曰藩三世后族其女不可
枉以卑位帝乃止司徒李胤鎮軍大將軍胡奮廷尉
諸葛冲太僕臧權侍中馮蓀秘書郎左思及世族子
女並克三夫人九嬪之列司典兗豫四州二千石將
吏家補良人以下名家盛族子女多敗衣瘁貌以避
之及后有疾見帝素幸胡夫人恐後立之慮太子不
安臨終枕帝膝曰叔父駿女男胤有德色願陛下以

備六宮曰悲泣帝流泣許之泰始十年崩于明光殿
絕於帝膝時年三十七詔曰皇后逮事先后常與能
終始永奉宗廟一旦殂隕痛悼傷懷每自以夙喪二
親於家門之情特隆又有心欲改葬父祖以頃者務
崇儉約初不有言近垂困說此意情益愍之其使領
前軍將軍駿等自兄改之宜至時王者供給葬事
賜諡母趙氏爲縣君以繼母段氏爲鄉君傳不云乎
慎終追遠民德歸厚且使亡者有知尚或嘉之於是
有司卜吉窆窆有期乃命史臣作哀策叙懷其詞曰
天地配序成化兩儀王假有家道在伉儷姜嫄任譽

二妃興媯仰希古昔冀亦同規今胡不然景命夙虧
嗚呼哀哉我應圖籙統臨萬方正位于內寔在嬪嬙
天作之合駿發之祥河嶽降靈啓祚豐陽奕世豐衍
朱紉斯煌纘女惟行受命溥將來翼家邦憲度是常
緝熙陰教德聲顯揚昔我先妣暉曜休光后承前訓
奉述遺芳宜嗣徽音繼序無荒如何不吊背世隕喪
望齊無主長去烝嘗追懷永悼率土摧傷嗚呼哀哉
陵兆旣窆將遷幽都宵陳夙駕元妃其徂宮闈遏密
階庭空虛設祖布紼告駕啓塗服輦褕狄寄象容車
金路掩藹裳帳不舒千乘動軫六驥躊躇銘旌樹表

晉傳一
翼柳雲敷祁祁同軌岌岌烝徒孰不云懷哀感萬夫
寧神虞卜安體玄廬土房陶簋齊制遂初依行紀謚
聲被八區雖背明光亦歸皇姑沒而不朽世德作謨
嗚呼哀哉乃葬于峻陽陵

武悼楊皇后

武悼楊皇后諱芷字季蘭小字男胤元后從妹父駿
別有傳以咸寧二年立爲皇后婉嫕有婦德美暎椒
房甚有寵生渤海殤王早薨遂無子太康九年后率
內外夫人命婦躬桑于西郊賜帛各有差太子妃賈
氏妬忌帝將廢之后言於帝曰賈公閭有勲社稷猶

當數世宥之賈妃親是其女正復妬忌之間不足以
一眚掩其大德后又數誠厲妃妃不知后之助已曰
以致恨謂后構之於帝忿怨弥深及帝崩尊爲皇太
后賈后凶悖忌后父駿執權遂誣駿爲亂使楚王瑋
與東安王繇稱詔誅駿內外隔塞后題帛爲書射之
城外曰救太傅者有賞賈后曰宣言太后同逆駿既
死詔使後軍將軍苻愷送后于永寧官特全后毋高
都君龐氏之命聽就后居止賈后諷群公有司奏曰
皇太后陰漸姦謀圖危社稷飛箭繫書要募將士同
惡相濟自絕于天魯侯絕文姜春秋所許蓋以奉順

祖宗任至公於天下陛下雖懷無已之情臣下不敢奉詔可宣勅王公於朝堂會議詔曰此大事更詳之有司又奏駿藉外戚之資居冢宰之任陛下既君諒闇委以重權至乃陰圖凶逆布樹私黨皇太后內為唇齒叶同逆謀禍釁旣彰背捍詔命阻兵負衆血刃宮省而復流書募衆以獎凶黨上背祖宗之靈下絕億兆之望昔文姜與亂春秋所貶呂宗叛戾高后降配宜廢皇太后為峻陽庶人中書監張華等以為太后非得罪於先帝者也今黨惡所親為不毋於聖世宜依孝成趙皇后故事曰武帝皇后處之離宮以全

貴終之恩尚書令下邳王晃等議曰皇太后與駿潛謀欲危社稷不可復奉承宗廟配合先帝宜貶尊號廢訖金墉城於是有司奏請從晃等議廢太后為庶人遣使者以大牢告于郊廟以奉承祖宗之命稱萬國之望至於諸所供奉可順聖恩務從豐厚詔不許有司又固請乃可之又奏楊駿造亂家屬應誅詔原其妻龐命以慰太后之心今太后廢為庶人請以龐付廷尉行刑詔曰聽龐與庶人相隨有司希賈后有旨固請乃從之龐臨刑太后抱持彌叶截髮稽顙上表詣賈后稱妾請全母命不見省初太后尚有侍御十

餘人賈后奪之絕膳而崩時年三十四在位十五年
賈后又信妖巫謂太后必訴寃先帝乃覆而殯之施
諸殿効符書藥物永嘉元年追復尊號別立廟神主
不配武帝至成帝咸康七年下詔使內外詳議衛將
軍虞潭議曰世祖武皇帝光有四海元皇后應乾作
配元后既崩悼后繼作至楊駿肆逆禍延天母孝懷
皇帝追復號謚豈不以鯀殛禹興義在不替者乎又
太寧二年臣忝宗正帝譜泯棄罔所循按時傳諮舊
齒以定昭穆與故驃騎將軍華恒尚書荀崧侍中荀
邃曰舊譜參論撰次尊號之重一無改替今聖上孝

思祇肅禋祀詢及群司將以恢定大禮臣輒思議伏
見惠皇帝起居注群臣議奏列駿作逆謀危社稷引
魯之文姜漢之吕后臣竊以文姜雖在公之母實為
父讎吕后寵樹私戚幾危劉氏按此二事異於今日
昔漢章帝竇后殺和帝之母和帝即位盡誅諸竇當
時議者欲貶竇后及后之亡欲不以禮葬和帝以奉
事十年義不可違臣子之道務從豐厚仁明之稱表
於往代又見故尚書僕射裴頡議悼后故事稱繼母
雖出追服無改是以孝懷皇帝尊崇號謚還葬峻陵
此則母子道全而廢事蕩革也于時祭于弘訓之宮

晉傳一
未入太廟蓋是事之未盡非義典也若以悼后復位為宜則應配食世祖若以復之為非則譜謚宜闕未有位號居正而偏祠別室者也若以孝懷皇帝私隆母子之道特為立廟者此苟崇私情有虧國典則國譜帝諱皆宜除棄匪徒不得同祠於世祖之廟也會稽王昱中書監庾冰中書令何充尚書令諸葛恢尚書謝廣光祿勳雷擢丹楊尹殷融護軍將軍馮懷散騎常侍鄧逸等咸從潭議由是太后配食武帝

左貴嬪

左貴嬪名芬兄思别有傳芬少好學善綴文名亞於

思文帝聞而納之泰始八年拜脩儀受詔作愁思之文曰為離思賦曰生蓬戶之側陋予不閑習於文符不見圖畫之妙像予不聞先哲之典謨既愚陋而寡識予謬忝側於紫廬非草苗之所處予恒怵惕以憂懼懷思慕之切但予兼始終之萬慮嗟隱憂之忱積予獨鬱結而靡訴意恹憤而無聊予思纏綿以增慕夜耿耿而不寐予魂憧憧而至曙風騷騷而四起予霜皚皚而依庭日晡曖而無光予氣慄慄以冽清懷愁戚之多感予患涕淚之自零昔伯瑜之婉孌予每綵衣以娛親悼今日之乖隔予奄與家為參辰豈相

去之云遠子曾不盈乎數尋何宮禁之清切子欲瞻
觀而莫回仰行雲以戲欵子涕流射而沾巾惟屈原
之哀感子嗟悲傷於離別彼城闕之作詩子亦以日
而喻月況骨肉之相疑子永緬邈而兩絕長含哀而
抱戚子仰蒼天而泣血亂曰骨肉至親化為他人永
長辭子慘愴愁悲夢想魂歸見所思子驚寤彌咤心
不自聊泣漣漣子援筆舒情涕淚增爽訢斯詩子後
為貴嬪姿陋無寵以才德見禮體羸多患常居薄室
帝每遊華林輒回輦過之言及文義辭對清華左右
侍聽無不稱美及元楊皇后崩芬獻誄曰惟泰始十

年秋七月景寅晉元皇后楊氏崩嗚呼哀哉昔有莘
適殷姜妣歸周宣德中闈徽音永流樊衛二姬匡齊
翼楚之馬鄧兩妃亦毗漢主峨峨元后光嬪晉室伉儷
聖皇比蹤往古遭命不永背陽即陰六宮彌咤四海
慟心嗟余鄙妾御息特深追慕三良甘心自沈何用
存志不忘德音何用紀述託辭翰林乃作誄曰赫赫
元后出自有楊奕世朱輪耀彼華陽惟嶽降神顯茲
頌禱薦生英媛休有烈光含靈握文異于庶姜和暢
壽日操厲秋霜疾彼攸遂敦此義方率由四教匪怠
匪荒行周六親徽音顯揚顯揚伊何京室是感乃娉

乃納聿嬪聖皇正位閨闈惟德是將鳴珮有節發言
有章仰觀列圖俯覽篇籍顧問女史咨詢竹帛思媚
皇姑虔恭朝夕允釐中饋執事有恪于禮斯勞于教
斯勤雖曰齊聖邁德日新日新伊何克廣弘仁終溫
且惠帝妹是親經緯六宮罔不弥綸群妾惟仰辟彼
北辰亦既青陽鳴雉告時躬執桑曲率導媵姬脩成
蚕簇兮爾理絲女工是察祭服是治祇奉宗廟永言
孝思于彼六行靡不蹈之皇英佐舜塗山翼禹惟銜
惟樊二霸是輔明明我后異世同軌亦能有辭謀及
天府內敷陰教外毗陽化綢繆庶正密勿夙夜思從
風翔澤隨雨播中外禔福遐邇詠歌天祚貞吉克昌
克繁則百斯慶育聖育賢教踰姒妣訓邁姜嫄堂堂
太子惟國之元濟濟南陽為屏為藩本支菴藹四海
蔭焉徼斯皇妣孰茲克臻曰乾盖聰曰聖允誠積善
之堂五福所并宜享高年匪隕匪傾如彭之齒如聃
之齡云胡不造于茲禍殃寢疾弥留寤寐不康丕咸
騁術扁鵲奏方祈禱無應嘗藥無良形神旣離載昏
載荒奄忽崩殂湮精滅光哀哀太子南陽繁昌攀援
不寐擗踊摧傷嗚呼哀哉闔宮號咷宇內震驚奔者
填衢赴者塞庭哀慟雷駭流涕雨零歔歎不已若喪

所生惟帝與后契闊在昔比異白屋雙飛紫閣悼后
傷后早即窀穸言斯既及涕泗隕落追惟我后寔聰
寔摅通于性命達于儉節送終之禮比素上世祿無
環寶哈無明月潛輝梓宮未肯昭晰臣妾哀彌同此
斷絕庭宇過密幽室增陰空設帷帳虛置衣衾人亦
有言神道難尋悠悠精爽豈浮豈沈豐莫日陳異魂
之臨孰云元后不聞其音乃議景行景行已溢乃考
龜筮龜筮齎吉爰定宅兆克成玄室魂之往矣于以
今日仲秋之晨啓明始出星陳夙駕靈輿結駟其輿
伊何金根玉箱其駟伊何二駱雙黃習習容車朱服

丹章隱隱轆軒弁經總裳華轂曜野素蓋被原方相
仡仡旌旒翻翻輓童引歌白驥鳴轅觀者夾塗士女
涕漣十乘萬騎迄彼峻山峻山峨峨層阜重阿弘高
顯敞據洛背河左瞻皇姑右睇帝家惟存揆亡明神
所嘉諸姑姊妹娣姒媵御追送塵軌彌眺衢路王侯
鄉士雲會星布群官度僚縞蓋無數咨嗟通夜東方
云曙百祗奉迎我后安厝中外俱臨同哀並慕涕如
連雲淚如湛露局闔既闔窈窈冥冥有夜無晝曷用
其明不封不樹山坂同形昔后之崩大火西流寒往
暑過今亦孟秋自我銜卹儵忽一周衣服將變痛心

若抽逼彼禮制惟以增憂去此素衣結戀靈丘有始
有終天地之經自非三光誰能不零存播令德沒圖
丹青先哲之志以此為榮温温元后寔宣慈焉撫育
群生息惠滋焉遺愛不已永見思焉懸名日月垂萬
春焉嗚呼庶妾感四時焉言思言慕涕漣而焉咸寧
二年納悼后芬於座受詔作頌其辭曰峨峨華嶽峻
極泰清巨靈導流河瀆是經惟瀆之神惟嶽之靈鍾
于楊族載育盛明穆穆我后應期挺生含聰履喆岐
嶷夙成如蘭之茂如玉之榮越在幼沖休有令名飛
聲八極翕習紫庭超妊邈妙比德皇英京室是嘉脩

禮致聘令月吉辰百僚奉迎周生歸韓詩人是詠我
后戾至車服輝映登位太微明德日盛群黎欣戴函
夏同慶翼翼聖皇敷喆孔純愍茲狂戾闡惠播仁蠲
釁祿穢與時惟新沛然洪赦息詔遐震后之踐祚罔
圉虛陳萬國齊歡六合同欣坤神抃僂天人載悅興
順降祥表精日月和氣烟煜三光朗烈既獲嘉時尋
播甘雪玄雲晻藹靈液霏霏既儲既積待陽而晞瞻
覲沾濡柔潤中畿長享豐年福祿永綏及帝女萬年
公主薨帝痛悼不已詔芻為誄其文甚麗帝重芻詞
藻每有方物異寶必詔為賦頌以是屢獲恩賜焉谷

元思詩書及雜賦頌數十篇並行於世

胡貴嬪

胡貴嬪名芳父奮別有傳泰始九年帝多簡良家子女以充內職自擇其美者以絳紗繫臂而芳既入選下殿彌泣左右止之曰陛下聞聲芳曰死且不畏何畏陛下帝遣洛陽令司馬肇策拜芳為貴嬪帝每有顧問不飾言辭率爾而荅進退方雅時帝多內寵平吳之後復納孫皓宮人數千自此掖庭始將萬人而並寵者甚衆帝莫知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寢宮人乃取竹葉挿戶以鹽汁灑地而引帝車然

芳貴家受幸死有專房之寵焉侍御服飾亞于皇后帝嘗與之樗蒲爭矢遂傷上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芳對曰北伐公孫西距諸葛非將種而何帝甚有慚色芳生武安公主

諸葛夫人

諸葛夫人名婉琅荊陽都人也父冲字茂長廷尉卿婉以泰始九年春入宮帝臨軒使使持節洛陽令司馬肇拜為夫人兄銓字德林散騎常侍銓弟玫字仁林侍中御史中丞玫婦弟周穆清河王覃之舅也永嘉初穆與玫勸東海王越廢懷帝立覃越不許重言

之越怒遂斬玫及穆臨刑玫謂穆曰我語卿何道穆曰今日復何所說時人方知謀出於穆非玫之意

惠賈皇后

惠賈皇后諱南風平陽人也小名昔父充別有傳初武帝欲為太子娶衛瑾女元后納賈鄣親黨之說欲婚賈氏帝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家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元后固請荀顛荀勗並稱充女之賢乃定婚始欲聘后妹午午年十二小太子一歲短小未勝衣更娶南風時年十五太太子二歲泰始八年二月辛卯冊拜

太子妃妬忌多權詐太子畏而惑之嬪御罕有進幸者帝常疑太子不慧且朝臣和嶠等多以為言故欲試之盡詔東宮大小官屬為設宴會而密封疑事使太子決之停信待及妃大懼倩外人作咎咎者多引古義給使張泓曰太子不學而咎詔引義必責作草主更益譴負不如直以意對妃大喜語泓便為我好咎富貴與汝共之泓素有小才具草令太子自寫帝省之甚悅先示太子少傅衛瓘瓘大踧踏衆人乃知瓘先有毀言殿上皆稱萬歲克密譴語妃云衛瓘老奴幾破汝家妃性酷虐嘗手殺數人或以戟擲孕妾

子隨刃墮地帝聞之大怒已脩金墉城將廢之克華
趙粲從容言曰賈妃年少妬是婦人之情耳長白當
差願陛下察之其後楊珽亦爲之言曰陛下忘賈公
閻耶苟勗深救之故得不廢愚帝卽位立爲皇后生
河東臨海始平公主哀獻皇女后暴戾日甚侍中賈
模后之族兄右衛郭彰后之從舅並以才望居位與
楚王瑋東安公繇分掌朝政后母廣城君養孫賈謐
干預國事權侷人主繇密欲廢后賈氏憚之及大宰
亮衛瓘等表繇徙帶方奪楚王中侯后知瑋怨之乃
使帝作密詔令瑋誅瓘亮以報宿憾模知后凶暴恐
禍及已乃與裴頌王衍謀廢之衍悔而謀寢后遂荒
淫放恣與太醫令程據等亂彰內外洛南有盜尉部
小吏端麗美容止既給廝役忽有非常衣服衆咸疑
其竊盜尉嫌而辯之賈后踈親欲求盜物往聽對辭
小吏云先行逢一老嫗說家有疾病師卜云宜得城
南少年厭之欲暫相煩必有重報於是隨去上車下
帷內篋箱中行可十餘里過六七門限開篋相忽見
樓闕好屋問此是何處云是天上卽以香湯見浴好
衣美食將入見一婦人年可三十五六短形青黑色
眉後有疵見留數夕共寢歡宴臨出贈此衆物聽者

聞其形狀知是賈后慙笑而去尉亦解意時他人入者多死惟此小吏以后愛之得全而出及河東公主有疾師巫以爲宜施寬令乃稱詔大赦天下初后詐有身內橐物爲產具遂取妹夫韓壽子尉祖養之託諒闇所生故弗顯遂謀廢太子以所養代立時洛中謠曰南風烈烈吹黃沙遙望魯國鬱嵯峨前至三月滅汝家后母廣成君以后無子甚敬重愍懷每勸厲后使加慈愛賈謚特貴驕縱不能推崇太子廣成君恒切責之及廣成君病篤占術謂不宜封廣成乃改封宜城后出侍疾十餘日太子常往宜城第將醫出

入恂恂盡禮宜城臨終執后手令盡意於太子言甚切至又曰趙粲及午必亂汝事我死後勿復聽入深憶吾言后不能遵之遂專制天下威服內外更與粲午專爲姦謀誣害太子衆惡彰著初誅楊駿及汝南王亮太保衛瓘楚王瑋等皆臨機專斷宦人董猛參預其事猛武帝時爲寺人監侍東宮得親信於后預誅楊駿封武安侯猛三兄皆爲亭侯天下咸怨及太子廢黜趙王倫孫秀等因衆怨謀欲廢后后數遣宮婢微服於人間視聽其謀頗泄后甚懼遂害太子以絕衆望趙王倫乃率兵入宮使翊軍校尉齊王冏入

殿廢后后與罔母有隙故倫使之后驚曰卿何爲來
罔曰有詔收后后曰詔當從我出何詔也后至上閣
遥呼帝曰陛下有婦使人廢之亦行自廢又問罔曰
起事者誰罔曰梁趙后曰繫狗當繫頸今反繫其尾
何得不然至宮西見謚尸再舉聲而哭遽止倫乃矯
詔遣尚書劉弘等持節賞金屑酒賜后死后在位十
一年趙粲賈午韓壽董猛等皆伏誅臨海公主先封
清河洛陽之亂爲人所畧傳賣吳興錢温温以送女
女遇主甚酷元帝鎮建鄴主詣縣自言元帝誅温及
女改封臨海宗正曹統尚之

惠羊皇后

惠羊皇后諱獻容泰山南城人祖瑾父玄之並見外
戚傳賈后既廢孫秀議立后后外祖孫旂與秀合族
又諸舅結於秀故以太安元年立為皇后將入宮衣
中有火成都王穎伐長汝王乂以討玄之為名乂敗
穎奏廢后為庶人處金墉城陳眎等唱伐成都王夫
救復后位張方入洛又廢后方逼遷大駕幸長安留
臺後后位永興初張方又廢后河間王頴矯詔以后
屢為姦人所立遣尚書田沛勅留臺賜后死詔書累
至司諫校尉劉歊與尚書僕射荀藩河南尹周舉

上奏曰奉被手詔伏讀惶悴臣按古今書籍亡國破
家毀宗皆由犯衆違人之所致也陛下遷幸舊
宗廓然衆庶悠悠所依倚家有跋踵之心人想鑿
輿之聲思望大德釋兵歸農而兵纏不解處處互起
豈非善者不至人情猜厲故耶今上皇已犯闕稱兵
焚燒宮省百姓誼駭宜鎮之以靜而天使卒至赫然
執藥當詣金墉內外震動謂非聖意幸無人門戶殘
破廢放空宮門禁峻密若絕天地無緣得與姦人構
亂衆無智愚皆謂不然刑書猥至罪不值辜人心一
憤易致興動夫殺一人而天下喜悅者宗廟社稷之

福也今殺一枯窮之人而令天下傷慘臣懼凶豎乘
間妄生變故臣忝司京輦觀察衆心實以深憂宜當
含忍不勝所見謹密啓聞願陛下更深與太宰參詳
勿令遠近疑惑取謗天下願見表大怒乃遣陳顏呂
朗東收暉暉奔青州后遂得免帝還洛迎后復位後
洛陽令何喬又廢后及張方首至其日復后位會帝
崩后慮太弟立爲嫂叔不得稱太后催前太子清河
王覃入將立之不果懷帝卽位尊后爲惠帝皇后居
弘訓宮洛陽敗没于劉曜曜僭位以爲皇后因問曰
吾何如司馬家兒后曰胡可並言陛下開基之聖主

彼亡國之暗夫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不能庇之貴
為帝王而妻子辱於凡庶之手遣妾爾時實不思生
何圖復有今日妾生於高門常謂世間男子皆然自
奉中櫛以來始知天下有丈夫耳矐甚愛寵之生矐
二子而死偽謚獻文皇后

謝夫人

謝夫人名玖家本貧賤父以屠羊為業玖清惠真正
而有淑姿選入後庭為才人惠帝在東宮將納妃武
帝慮太子尚幼未知帷房之事乃遣往東宮侍寢由
是得幸有身賈后妬忌之玖求還西宮遂生愍懷太

三十四歲惠帝不知也入朝見愍懷與諸皇子共
戲執其手武帝曰是汝兒也及立為太子拜玖為涿
媛賈后不聽太子與玖相見處之一室及愍懷遇酷
政亦被害焉永康初詔改葬太子因贈玖夫人印綬
葬顯平陵

懷王皇太后

懷王皇太后諱媛姬不知所出初入武帝宮拜中才
人早卒懷帝即位追尊曰皇太后

元夏侯太妃

元夏侯太妃名光姬河國譙人也祖咸兗州刺史父

蔣亨仲容淮南太守清用亭侯妃生自華宗幼而明
慧琅邪武王為世子胡姬納焉生元帝及恭王薨元帝
嗣立稱王太妃永嘉二年薨于江左葬琅邪國初有
識云銅馬入海建鄴始下太妃小字銅環而元帝中興
於江左焉

列傳第一

列傳第二

晉書三十二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后妃下

元敬虞皇后

元敬虞皇后諱孟母濟陽外黃人也父豫見外戚傳
帝為琅邪王納后為妃無子永嘉六年薨時年三十
五帝為晉王追尊為王后有司奏王后應別立廟令
曰今宗廟未成不宜更興作便脩飾陵上屋以為廟
太興三年冊曰皇帝浴前琅邪王妃虞氏朕祇順昊
天成命用陟帝位悼妃夙徂徽音潛翳御于家邦靡

所儀刑陰教有虧用傷于懷追號制謚先王之典今遣使持節兼太尉萬勝奉冊贈皇后璽綬祀以太牢魂而有靈嘉茲寵榮乃祔于太廟葬建平陵太寧中明帝追懷母養之恩贈豫妻王氏為邙陽縣君從母散騎常侍新野王罕妻為平陽鄉君

豫章君

豫章君荀氏元帝宮人也初有寵生明帝及琅邪王哀由是為虞后所忌自以位卑每懷怨望為帝所譴漸見踈薄及明帝即位封建安君別立第宅太寧元年帝迎還臺內供奉隆厚及成帝立尊重同於太后咸康元年薨詔曰朕少遭憫凶慈訓無稟撫育之勤建安君之仁也一旦薨殂實思報復永惟平昔感痛哀摧真贈豫章郡君別立廟于京都

明穆庾皇后

明穆庾皇后諱文君潁川鄆陵人也父琛見外戚傳后性仁惠美姿儀元帝聞之聘為太子妃以德行見重明帝即位立為皇后冊曰妃庾氏昔承明命作嬪東宮虔恭中饋思媚軌則履信思順以成肅雝之道正位閨房以著協德之美朕夙懼不造煢煢在疚群公卿士稽之往代僉以崇嫡明統載在典謨宜建長

秋以奉宗廟是以追述先志不替舊命使使持節兼
 太尉授皇后璽綬夫坤德尚柔婦道承姑崇柔盛之
 禮敦螽斯之義是以利在永貞克隆堂基母儀天下
 潛暢陰教鑒于六列考之篇籍禍福無門盛衰由人
 雖休勿休其敬之哉可不慎歟及成帝即位尊后曰
 皇太后群臣奏天子幼冲宜依漢和熹皇后故事辭
 讓數四不得已而臨朝攝萬機后兄中書令亮管詔
 命公卿奏事稱皇太后陛下咸和元年有司奏請追
 贈后父及夫人母丘氏后陳讓不許三請不從及蘇
 峻作逆京都傾覆后見逼辱遂以憂崩時年三十二
 后即位凡六年其後帝孝思罔極贈琛駉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母丘氏安陵縣君從母荀氏永寧縣君何
 氏建安縣君亮表陳先志讓而不受

成恭杜皇后

成恭杜皇后諱陵陽京兆人鎮南將軍預之曾孫也
 父又見外戚傳成帝以后奕世名德咸康二年備禮
 拜為皇后即日入宮帝御太極前殿群臣畢賀晝漏
 盡懸簋百官乃罷后少有姿色然長猶無齒有來求
 婚者輒中止及帝納采之日一夜齒盡生改宣城陵
 陽縣為廣陽縣七年三月后崩年二十一外官五日

一臨內官旦一入葬訖止后在位六年無子先是三
吳女子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柰傳言天公織女死
為之著服至是而后崩帝下詔曰吉凶典儀誠宜備
設然豐約之度亦當隨時况重壞之下而崇飾無用
邪今山陵之事一從節儉陵中唯絜掃而已不得施
塗車芻靈有司奏造凶門疑歷及調挽卽皆不計又
禁遠近遣使明年元會有司奏廢樂詔廢管絃奏金
石如故孝武帝立寧康二年以后母裴氏為廣德縣
君裴氏名穆長水校尉綽孫太傅主簿遐女太尉王
夷甫外孫中表之表高於當世遐隨東海王越遇害
無子唯穆渡江遂享榮慶立第南掖門外世所謂杜
姥宅云

章太妃

章太妃周氏以選入成帝宮有寵生哀帝及海西公
始拜為貴人哀帝即位詔有司議貴人位號太尉桓
溫議宜稱夫人尚書僕射江綦議應曰太夫人詔崇
為皇太妃儀服與太后同又詔朝臣不為太妃敬合
禮典不太常江道議位號不極不應盡敬興寧元年
薨帝欲服重江綦啓應總麻三月詔欲降為暮年綦
又啓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帝從之

晉傳二
康獻褚皇后

康獻褚皇后諱蒜子河南陽翟人也父裒見外戚傳
后聰明有器識少以名家入為琅邪王妃及康帝即
位立為皇后封母謝氏為尋陽鄉君及穆帝即位尊
后曰皇太后時帝幼冲未親國政領司徒蔡謨等上
奏曰嗣皇誕哲岐嶷繼承天統率土宅心兆庶蒙賴
陛下體茲坤道訓隆文母昔塗山光夏簡狄熙殷寔
田宣哲以隆休祚伏惟陛下德侔二媯淑美闕雖臨
朝攝政以寧天下今社稷危急兆庶懸命臣等章惶
一日萬機事運之期天祿所鍾非復冲虛高讓之日
漢和熹順烈並亦臨朝近明穆故事以為先制臣等
不勝悲怖謹伏地上請乞陛下上順祖宗下念臣吏
推公弘道以協天人則萬邦承慶群黎更生太后詔
曰帝幼冲當賴群公卿士將順匡救以酬先帝禮賢
之意且是舊德世濟之美則莫重之命不墜祖宗之
基有奉是其所以欲正位于內而已所奏懇到形于
翰墨執省未究以悲以懼先后允恭謙抑思順坤道
所以不距群情固為國計豈敢執守冲闈以違先旨
輒敬從所奏於是臨朝稱制有司奏謝夫人既封荀
卞二夫人亦應追贈皆后之前母也太后不許太常

殷融議依鄭玄議衛將軍哀在宮庭則盡臣敬太后
歸寧之日自如家人之禮太后詔曰典禮誠所未詳
如所奏是情所不能安也更詳之征西將軍翼南中
郎尚義謂父尊盡於一家君敬重於天下鄭玄議合
情禮之中太后從之自後朝臣皆敬哀焉帝既冠太
后詔曰昔遭不造帝在幼冲皇緒之微耿若贅旒百
辟卿士卒遵前朝勸喻攝政以社稷之重先代成義
僂俛敬從弗違固守仰憑七廟之靈俯伏群后之力
帝加元服禮成德備當陽親覽臨御萬國今歸事反
政亦依舊典於是居崇德宮手詔群公曰昔以皇帝

幼冲從群后之議既以闇弱又頻丁極艱銜恤歷歷
沉憂在疚司徒親尊德重訓救其弊王室之不壞實
公是憑帝既備茲冠禮而四海未一五胡叛逆豺狼
當路費役日興百姓困苦願諸君子思量遠筭戮力
一心輔翼幼主匡救不逮未亡人求歸別宮以終餘
齒仰惟家國故以一言託懷及哀帝海西公之世太
后復臨朝補制桓温之廢海西公也太后方在佛屋
燒香內侍啓云外有急奏太后乃出尚倚戶前視奏
數行乃曰我本自疑此至半便索筆答奏云未亡人
惟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温始呈詔草慮太后

意異悚動流汗見於顏色及詔出温大喜簡文帝即位尊后爲崇德太后及帝崩孝武帝幼冲桓温又薨群臣啓曰王室多故禍艱仍臻國憂始周復喪元輔天下惘然若無攸濟主上雖聖資竒茂固天誕繼而春秋尚富如在諒闇蒸蒸之思未遑庶事伏惟陛下德應坤厚宣慈聖善遭家多艱臨朝親覽光大之美化洽在昔謳歌流詠播溢無外雖有莘熙殷妊姒隆周未足以喻是以五謀克從人鬼同心仰望來蘇懸心日月夫隨時之義周易所尚寧固社稷大人之任伏願陛下撫綜萬機釐和政道以慰祖宗以安兆庶不勝憂國喁喁至誠太后詔曰王室不幸仍有艱屯覽省啓事感增悲嘆內外諸君並以主上春秋冲富加蒸蒸之慕未能親覽號令宜有所由苟可安社稷利天下亦豈有所執輒敬從所啓但闇昧之闕望盡弼諧之道於是太后復臨朝帝旣冠乃詔曰皇帝婚冠禮備遐邇宅心宜當陽親覽緝熙惟始今歸政事率由舊典於是復稱崇德太后太元九年崩于顯陽殿年六十一在位凡四十年太后於帝爲從嫂朝議疑其服太學博士徐澡議曰資父事君而敬同又禮云其夫屬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則夫屬君道妻亦后

道矣服后以齊母之義也魯譏逆祀以明尊卑今上躬奉康穆哀皇及靖后之祀致敬同於所天豈可敬之以君道而服廢於本親謂應齊衰暮從之

穆章何皇后

穆章何皇后諱法倪廬江瀟人也父準見外戚傳以名家膺選升平元年八月下璽書曰皇帝咨前太尉參軍何琦混元資始肇經人倫爰及夫婦以奉天地宗廟社稷謀于公卿咸以宜率由舊典今使使持節太常彪之宗正綜以禮納采琦荅曰前太尉參軍都鄉侯冀土臣何琦稽首頓首再拜皇帝嘉命訪婚陋族備數採擇臣從祖弟故散騎侍郎準之遺女未聞教訓衣履若如人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又使兼太保武陵王晞兼太尉中領軍洽持節奉冊立為皇后后無子哀帝即位稱穆皇后居永安宮桓玄篡位移后入司徒府路經太廟后停輿慟哭哀感路人玄聞而怒曰天下禪代常理何預何氏女子事耶乃降后為零陵縣君與安帝俱西至巴陵及劉裕建義殷仲文奉后還京都下令曰戎車屢警黎元阻饑而饒御豐靡豈與百姓同其儉約減損供給勿令游過後時以遠還欲奉拜陵廟有司以寇難未平奏停未興三年

崩年六十六在位凡四十八年

哀靖王皇后

哀靖王皇后諱穆之太原晉陽人也司徒左長史濛之女也后初為琅邪王妃哀帝即位立為皇后追贈母爰氏為安國鄉君后在位三年無子興寧二年崩

廢帝孝庾皇后

廢帝孝庾皇后諱道憐潁川陽陵人也父冰自有傳初為東海王妃及帝即位立為皇后太和六年崩葬于敬平陵帝廢為海西公追貶后曰海西公夫人太元九年海西公薨于吳又以后合葬于吳陵

簡文宣鄭太后

簡文宣鄭太后諱阿春河南滎陽人也世為冠族祖合臨濟令父愷字祖元安豐太守后少孤無兄弟唯姊妹四人后最長先適渤海田氏生一男而寡依于舅濮陽吳氏元帝為丞相敬后先崩將納吳氏女為夫人后及吳氏女並遊後園或見之言於帝曰鄭氏女雖嫠賢於吳氏遠矣建武元年納為琅邪王夫人甚有寵后雖貴幸而恒有憂色帝問其故對曰妾有妹中者已適長沙王寔餘二妹未有所適恐姊為人妾無復求者帝因從容謂劉隗曰鄭氏二妹卿可為

求佳對使不失舊隗舉其從子傭娶第三者以小者適漢中李氏皆得舊門帝召王褒爲尚書郎以悅后意后生琅邪悼王簡文帝尋陽公主帝稱尊號后雖爲夫人詔太子及東海武陵王皆毋事之帝崩后稱建平國夫人咸和元年薨簡文帝時爲琅邪王制服重有司以王出繼宜降所生國臣不能匡正奏免國相諸葛願王上疏曰亡母生臨臣國沒留國第臣雖出後亦無所厭則私情得叙昔敬后崩孝王已出繼亦還復重此則明比臣所憲章也明穆皇后不奪其志乃徙琅邪王爲會稽王追號后曰會稽太妃及簡

文帝卽位未及追尊臨崩封皇子道子爲琅邪王領會稽國奉太妃祀太元十九年孝武帝下詔曰會稽太妃文母之德徽音有融誕載聖明光延于晉先帝追尊聖善朝議不一道以疑屈朕述遵先志常惕于心今仰奉遺旨依陽秋二漢孝懷皇帝故事上太妃尊號曰簡文太后於是立廟於太廟路西陵曰嘉平時群臣希旨多謂鄭太后應配食於元帝者帝以問太子前率徐邈邈曰臣按陽秋之義母以子貴魯隱尊桓母別考仲子之宮而不配食於惠廟又平素之時不伉儷於先帝至於子孫豈可爲祖考立配其崇

尊盡禮由於臣子故得稱太后陵廟備典若乃祔葬配食則義所不可從之而不顧食以厚禮

簡文順王皇后

簡文順王皇后諱簡姬太原晉陽人也父遐見外戚傳后以冠族初爲會稽王妃生子道生爲世子永和四年母子並失帝意俱被幽廢后遂以憂薨咸安二年孝武帝卽位追尊曰順皇后合葬高平陵追贈后父遐特進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

孝武文李太后

孝武文李太后諱陵容本出微賤始簡文帝爲會稽

王有三子俱夭自道生廢黜獻王蚤世其後諸姬絕孕將十年帝令卜者扈謙筮之曰後房中有一女當育二貴男其一終盛晉室時徐貴人生新安公主以德美見寵帝常冀之有娠而彌年無子會有道士許邁者朝臣時望多稱其得道帝從容問焉答曰邁是好山水人本無道術斯事豈所能判但殿下德厚慶深宜隆奕世之緒當從扈謙之言以存廣接之道帝然之更加採納又數年無子乃令善相者召諸愛妾而示之皆云非其人又悉以諸婢媵示焉時后爲宮人在織坊中形長而色黑宮人皆謂之崑崙旣至相

者驚云此其人也帝以大計召之侍寢后數夢兩龍
枕膝日月八懷意以爲吉祥何儕類說之帝聞而異
焉遂生孝武帝及會稽文孝王鄱陽長公主及孝武
帝初卽位尊爲淑妃太元三年進爲貴人九年又進
爲夫人十二年加爲皇太妃儀服一同太后十九年
會稽王道子啓母以子貴慶厚禮崇伏惟皇太妃純
德光大休祐攸鍾啓嘉祚於聖明嗣徽音於上列雖
幽顯同謀而稱謂未盡非所以仰述聖心允答天人
宜崇正名號詳案舊典八月辛巳帝臨軒追兼太保
劉耽尊爲皇太后稱崇訓宮安帝卽位尊爲太皇太

后隆安四年崩于含章殿朝議疑其服制左僕射何
澄右僕射王雅尚書車胤孔安國祠部郎徐廣等議
曰太皇太后名位允正體同皇極理制備盡情禮兼
申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既稱夫人禮服從正故成風
顯夫人之號昭公服三年之喪子於父母之所生體
尊義重禮祖不厭孫固宜追服無屈而緣情立制
若嫌明文不存則疑斯從重謂應同於祖母後齊
襄三年從之皇后及百官皆服齊衰朞永安皇后一
舉哀於是設廬於西堂凶儀施于神獸門葬脩平陵
神主祔于宣太后廟

孝武定王皇后

孝武定王皇后諱法慧哀靖皇后之姪也父蘊見外戚傳初帝將納后訪于公卿于時蘊子恭以弱冠見僕射謝安安深敬重之既而謂人曰昔毛嘉耻於魏朝楊駿幾傾晉室若帝納后有父者唯廕望如玉蘊乃可既而訪蘊女容德淑令乃舉以應選寧康三年中軍將軍桓冲等奏曰臣聞天地之道蓋相須而化成帝后之德必相協而政隆然後品物流形彝倫攸叙靈根長固本枝百世天人同致莫不由此是以塗山侏儷而夏族以熙姪妣配周而姬祚以昌今長秋將建宜時簡擇伏聞試守晉陵太守王蘊女天性柔順四業允備且盛德之胄美善先積臣等參議可以配德乾元恭承宗廟徽音六宮母儀天下於是帝始納焉封蘊妻劉氏為樂平鄉君后性嗜酒驕妬帝深患之乃召蘊於東堂具說后過狀令加訓誡蘊免冠謝焉后於是少自改飾太元五年崩年二十一葬隆平陵

安德陳太后

安德陳太后諱歸女松滋潯陽人也父廣以倡進仕至平昌太守后以美色能歌彈入宮為淑媛生安恭

二帝太元十五年薨贈夫人追崇曰皇太后神主祔于宣太后廟陵曰熙平

安僖王皇后

安僖王皇后諱神愛琅邪臨沂人也父獻之見別傳母新安愍公主后以太元二十一年納為太子妃及安帝即位立為皇后無子義熙八年崩於徽音殿時年二十九葬休平陵

恭思褚皇后

恭思褚皇后諱靈媛河南陽翟人義興太守爽之女也后初為琅邪王妃元熙元年立為皇后生海陽王富陽公主及帝禪位于宋降為零陵王妃宋元嘉十三年崩時年五十三祔葬冲平陵

史臣曰方祗體安儷乾儀而合德圓舒循畧配羲曜以齊明故知陽爍陰凝萬物假其鈎鑄火炎水潤六氣由其調理取譬賢淑作伉文思靈根式固定資於此宣穆閱禮偶德潛鱗翊天造之艱虞嗣塗山之逸響寶運歸其後胤盖有母儀之助焉武元楊氏預聞朝政明不逮遠愛溺私情深杜衛瓘之言不曉張泓之詐運其陰沴韜映乾明晉道中微基於是矣惠皇稟質天縱其器識暗鳴蛙智昏文蛤南風肆狡扇禍

稽天初踐椒宮逞梟心於長樂方觀梓樹頒鳩羽於
離明褻后滅周方之蓋小妹妃傾夏曾何足喻中原
陷於鳴鏑其兆彰於此焉昔者高宗諒闇捨百官于
元老成王冲眇託萬機于上公太后御宸諒知非古
而明穆康獻仍世臨朝時屬委裘躬行負屨各免華
陽之釁竟躡和熹之蹤保陵遲以克終所幸實爲多
矣

贊曰二妃光舜三母翼周末升夷癸褻進亡幽家邦
興滅職此之由穆后沉斷忘情執爨故劔辭恩池蒲
起嘆崇化繁祉肇基商亂二楊繼寵福極灾生南風
熾虐國喪身傾獻容幸亂居辱疑榮援筆廢主持尺
威帝契闊終懼殷憂以斃芬實窈窕芳菲婉嫕吕妾
奕羸黃姬化羊石文遠著金行潜徙婦德傾城迷朱
奪紫

共包

列傳第二

后妃下

晉書三十二

萬曆三年

晉書三十二

三

列傳第三

晉書三十三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王祥

王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漢諫議大夫吉之後也祖
 仁青州刺史父融公府辟不就祥性至孝早喪親繼
 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每使掃除牛下
 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常欲
 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
 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飛
 入其幙復以供母鄉里驚嘆以為孝感所致焉有丹

柰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其篤孝純
至如此漢末遭亂扶母攜弟覽避地廬江隱居三十
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居喪毀瘠杖而後起徐州
刺史呂虔檄為別駕祥年垂耳順固辭不受覽勸之
為具車牛祥乃應召虔委以州事于時寇盜充斥祥
率勵兵士頻討破之州界清靜政化大行時人歌之
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舉秀才
除温令累遷大司農高貴鄉公即位與定策功封關
內侯拜光祿勳轉司隸校尉從討母丘儉增邑四百
戶遷太常封萬歲亭侯天子幸太學命祥為三老祥

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陳明王
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訓之聞者莫不砥礪及高貴鄉
公之薨也朝臣舉哀祥號哭曰老臣無扶涕淚交流
衆有恩色舉之拜司空轉太尉加侍中五等建封睢
陵侯邑一千八百戶及武帝為晉王祥與荀顛往謁
顛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既已盡敬今便當拜也祥
曰相國誠為尊貴然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
王相去一階而已班例大同安有天子三司而與
人者積魏朝之空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
為也及入顛遂拜而祥獨長揖帝曰今日方知君是

顧之重矣武帝踐祚拜太保進爵為公加蓋七官之
職帝親受命虛已以求諫言祥與何曾與李等皆文
薦老希復朝見帝遣侍中任愷諮問得失及政化所
先祥以年老疲羸累乞遜位帝不許御史中丞侯爽
光以祥久疾闕朝會禮請免祥官詔曰太保元老高
行朕所毗倚以隆政道者也前後遜讓不從所執此
非有司所得議也遂寢光奏祥固乞骸骨詔聽以睢
陵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祿賜如前詔曰古
之致仕不事王侯今雖以國公留居京邑不宜復苦
以朝請其賜几杖不朝大車皆詔訪之賜安車駟馬

第一區錢百萬絹五百匹牀帳簾褥以舍人六人為
睢陵公舍人置官騎二十人以公子騎都尉肇為給
事中使常優游之省又以太保高潔清素家無宅宇
其權留本府須所賜第成乃出及疾篤著遺令訓子
孫曰夫生之有死自然之理吾年八十有五啓手何
恨不有遺言使爾無述吾生值季末登庸歷試無毗
佐之勲沒無以報氣絕但洗手足不須沐浴勿纏尸
皆澣故衣隨時所服所賜山玄玉佩衛氏玉玦綬笥
深二丈椁取容棺勿作前堂布几筵置書箱鏡奩之

具棺前但可施牀榻而已糝脯各一盤玄酒一盃為朝夕奠家人大小不須送喪大小祥乃設特牲無違余命高柴泣血三年夫子謂之愚閔子除喪出見援琴切切而哀仲尼謂之孝故哭泣之哀日月降殺飲食之宜自有制度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過德之至也揚名顯親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臨財莫過乎讓此五者立身之本顏子所以為命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其子皆奉而行之泰始五年薨詔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帛百匹時文明皇太后崩始踰月其後詔曰為睢陵公發哀事乃至今雖每為之感傷要未得特叙哀情今便哭之明年策謚曰元祥之薨奔赴者非朝廷之賢則親親故吏而已門無雜弔之賓族孫戎嘆曰大保可謂清達矣又稱祥在正始不在能言之流及與之言理致清遠將非以德掩其言乎祥有五子肇夏馥烈芬肇孽庶夏早卒馥嗣爵咸寧初以祥家甚貧儉賜絹三百匹拜馥上洛太守卒謚曰孝子根嗣散騎郎肇仕至始平太守肇子俊守太子舍人封永世侯俊子遐爵休太守烈芬並幼知名為祥所愛二子亦同時而亡將死烈欲還葬舊塋芬欲留葬京邑祥流涕曰不忘故鄉仁也不戀本土達也惟仁與達吾二子有焉

王覽

覽字玄通母朱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
涕泣抱持至于成童每諫其母其母少止凶虐朱屢
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
共之朱患之乃止祥喪父之後漸有時譽朱深疾之
密使酖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其有毒爭而不與
朱遽奪反之自後朱賜祥饌覽輒先嘗朱懼覽致斃
遂止覽孝友恭恪名亞於祥及祥仕進覽亦應本郡
之召稍遷司徒西曹掾清河太守五等建封即立子
邑六百戶泰始末除弘訓少府職省轉太中大夫祿
賜與卿同咸寧初詔曰覽少篤至行服仁履義貞素
之操長而彌固其以覽為宗正卿頃之以疾上疏以
骸骨詔聽之以太中大夫歸老賜錢二十萬牀帳薦
褥遣殿中醫療疾給藥後轉光祿大夫門施五馬咸
寧四年卒時年七十三謚曰貞有六子

裁基會正彦琛

裁字士初撫軍長史基字士先治書御史會字士和
侍御史正字士則尚書郎彥字士治中護軍琛字士
瑋國子祭酒初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為必登三公
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

國子監刊
之量故以相與祥固辭強之乃受祥臨薨以刀授覽
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後奕世多賢才興于江左
矣哉子導別有傳

鄭冲

鄭冲字文和滎陽開封人也起自寒微卓爾立操清
恬寡欲耽玩經史遂博究儒術及百家之言有姿望
動必存禮任真自守不要鄉曲之譽由是州郡又不
加禮及魏文帝爲太子搜揚側陋命冲爲文學累遷
尚書郎出補陳留太守冲以儒雅爲德莅職無幹局
之譽簞食緼袍不營資產世以此重之大將軍曹爽

引爲從事中郎轉散騎常侍光祿勳嘉平三年拜司
空及高貴鄉公講尚書冲執經親授與侍中鄭小同
俱被賞賜俄轉司徒常道鄉公卽位拜太保位在三
司之上封壽光侯冲雖位階台輔而不預世事時文
帝輔政平蜀之後命賈充羊祜等分定禮儀律令皆
先諮於冲然後施行及魏帝告禪使冲奉策武帝踐
祚拜太傅進爵爲公頃之司隸李熹中丞侯史光奏
冲及何曾荀顛等各以疾病俱應免官帝不許冲遂
不視事表乞骸骨優詔不許遣使申喻冲固辭上貂
蟬印緩詔又不許泰始六年詔曰昔漢祖以知人善

任克平宇宙推述動勞歸美三俊遂與功臣剖符作
誓藏之宗廟則在有司所以明德庸勲藩翼王室者
也昔我祖考遭世多難攬授英雋與之斷金遂濟時
務克定大業太傅壽光公鄭冲太保朗陵公何曾太
尉臨淮公荀顗各尚德依仁明允薦誠翼亮先皇光
濟帝業故司空博陵元公王沈衛將軍鉅平侯羊祜
才兼文武忠肅居正朕甚嘉之書不云乎天秩有禮
五服五章哉其爲壽光朗陵臨淮博陵鉅平國置朗
中令假夫人世子印綬食本秩三分之一皆如郡公
侯比九年冲又抗表致仕詔曰太傅韞德深粹履行

高潔恬遠清虛確然絕世文服王事六十餘載忠肅
在公慮不及私遂應衆舉歷登三事仍荷保傅之重
綢繆論道之任光輔奕世亮茲天工迪宣謀猷弘濟
大烈可謂朝之雋老衆所具瞻者也朕昧于政道庶
事未康挹仰耆訓導揚厥蒙庶賴顯德緝熙有成功
公屢以年高疾篤致仕告退惟從公志則朕孰與諮
謀辟彼涉川罔知攸濟是用未許迄于累載而高讓
彌薦至意難違覽其盛指俾朕憮然夫功成弗有上
德所隆成人之美君子與焉豈必遂朕憑賴之心以
枉大雅進止之度哉今聽其所執以壽光公就第位

同保傳在三司之右公宜願精養神保衛太和以究
遐福其賜几杖不朝古之招王欽祇國老憲行乞言
以彌縫其闕若朝有大政皆就諮之又賜安車駟馬
第一區錢百萬絹五百匹沐帷簟褥置舍人六人官
騎二十人以世子徽為散騎常侍使常優游定省祿
賜所供策命儀制一如舊典而有加焉明年薨帝於
朝堂發哀追贈太傅賜秘器朝服衣一襲錢三十萬
布百匹謚曰成咸寧初有司奏冲與安平王孚等十
二人皆存銘太常配食于廟初冲與孫邕曹羲荀顗
何晏共集論語諸家訓註之善者記其姓名因從其
義有不妥者輒改易之名曰論語集解成奏之魏朝
于今傳焉冲無子以從子徽為嗣迄至平原內史徽
卒子簡嗣

何曾

何曾字穎孝陳國陽夏人也父夔魏太僕陽武亭侯
曾少穠爵好學博聞與同郡袁侃齊名魏明帝初為
平原侯曾為文學及即位累遷散騎侍郎汲郡典農
中即將給事黃門侍郎上疏曰臣聞為國者以清靜
為基而百姓以良吏為本今海內虛耗事役衆多誠
宜恤養黎元悅以使人郡守之權雖輕猶專任千里

比之於古則列國之君也上當奉宣朝息以致惠和
下當興利而除其害得其人則可安非其人則為患
故漢宣稱曰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
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此
誠可謂知政之本也方今國家大舉新有發調軍師
遠征上下劬勞夫百姓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愚惑之
人能厭目前之小勤而忘為亂之大禍者是以郡守
益不可不得其人才雖難備猶宜粗有威恩為百姓
所信憚者臣聞諸郡守有年老或疾病皆委政丞掾
不恤庶事或體性疏怠不以政理為意在官積年惠
澤不加於人然於考課之限罪亦不至黜免故得經
迨歲月而無斥罷之期臣愚以為可密詔主者使隱
核叅訪郡守其有老病不隱親人物及宰牧少息好
脩人事煩撓百姓者皆可徵還為更選代頃之遷散
騎常侍及宣帝將伐遼東曾上疏魏帝曰臣聞先王
制法必全於慎故建官受任則置副佐陳師命將則
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臨敵交刃又叅御右蓋
以盡思謀之功防安危之變也是以在險當難則權
足相濟隕缺不豫則才是相代其為國防至深至遠
及至漢氏亦循舊章韓信伐趙張耳為貳馬援討越

劉隆副軍前世之迹著在篇志今大尉奉辭誅罪精甲銳鋒步騎數萬道路迥阻且四千里雖假天威有征無戰寇或潛遁消引日月命無常期人非金石遠慮詳備誠宜有副今北軍諸將及太尉所督皆為寮屬名位不殊素無定分統御之尊卒有變急不相鎮攝存不忘亡聖達所裁臣愚以為宜選大臣名將威重宿著者成其禮秩造詣北軍進同謀略退為副佐雖有萬一不虞之變軍主有儲則無患矣帝不從出補河內太守在任有威嚴之稱徵拜侍中母憂去官嘉平中為司隸校尉撫軍校事尹模憑寵作威姦利盈積朝野畏憚莫敢言者曾奏劾之朝廷稱焉時曹爽專權宣帝稱疾曾亦謝病爽誅乃起視事魏帝之廢也曾預其謀焉時步兵校尉阮籍負才放誕居喪無禮曾面質籍於文帝座曰卿縱情背禮敗俗之人今忠賢執政綜核名實若卿之曹不可長也曰言於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座宜擯四裔無令汙染華夏帝曰此子羸病若此君不能為吾忍邪曾重引據辭理甚切帝雖不從時人敬憚之毋丘儉誅子甸妻荀應坐死其族兄顛族兄虞並景帝姻通共表魏帝以甸其命詔聽離婚

荀所生女芝為潁川太守劉子元妻亦坐死以懷妊繫獄荀辭詣曾乞息曰芝繫在廷尉顧影知命計日備法乞沒為官婢以贖芝命曾哀之騰辭上議朝廷僉以為當遂改法語在刑法志曾在司隸積年遷尚書正元年中為鎮北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假節將之鎮文帝使武帝齊王攸辭送數十里曾盛為賓主備太牢之饌侍從吏騶莫不醉飽帝既出又過其子劭曾先勅劭曰客必過汝汝當豫嚴劭不冠帶停帝良久曾深以譴劭曾見崇重如此遷征北將軍進封潁昌鄉侯咸熙初拜司徒改封朗陵侯文帝為晉王

曾與高柔鄭沖俱為三公將入見曾獨致拜盡敬二人猶揖而已武帝讓王位以曾為晉丞相加侍中與裴秀王沈等勸進踐祚拜太尉進爵為公食邑千八百戶泰始初詔曰蓋謨明弼諧王躬是保所以宣崇大訓克咸四海也侍中太尉何曾立德高峻執心忠亮博物洽聞明識弘達翼佐先皇勲庸顯著朕纂洪業首相王室迪惟前人施于朕躬實佐命興化光贊政道夫三司之任雖左右王事若乃予違汝弼匡獎不逮則存乎保傳故將明來職未如用又厥辟之重其以曾為太保侍中如故又之以本官領司徒曾固

讓不許遣散騎常侍諭旨乃視事進位太傅曾以老年屢乞遜位詔曰太傅明朝高亮執心弘毅可謂舊德老成國之宗臣者也而高尚其事屢辭祿位朕以竄得憑賴保佑省覽章表實用憮然雖欲成人之美豈德遂其雅志而忘翼佐之益哉又司徒所掌務煩不可久勞耆艾其進太宰侍中如故朝會劔履乘輿上殿如漢相國蕭何田千秋魏太傅鍾繇故事賜錢百萬絹五百匹及八尺牀帳篋褥自副置長史掾屬祭酒及負吏一依舊制所給親兵官騎如前主者依次按禮典務使優備後每召見勅以常所飲食服物自隨令二子侍從咸寧四年薨時年八十帝於朝堂素服舉哀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將葬下禮官議謚博士秦秀謚為繆醜帝不從策謚曰孝太康末子劭自表改謚為元曾性至孝閨門整肅自少及長無聲樂嬖幸之好年老之後與妻相見皆正衣冠相待如賓已南向妻北面再拜上酒酬酢既畢便出一歲如此者不過再三焉初司隸校尉傅玄著論稱曾及荀顛曰以文王之道事其親者其穎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稱曾閔今日曾何內盡其心以事其親外崇禮讓以接天下孝子百世之

宗仁人天下之命有能行孝之道君子之儀表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令德不遵二夫子之景行者非樂中正之道也又曰荀何君子之宗也又曰潁昌侯之事親其盡孝子之道乎存盡其和事盡其敬亡盡其哀予於潁昌侯見之矣又曰見其親之黨如見其親六十而孺慕予於潁昌侯見之矣然性奢豪務在華侈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厨膳滋味過於王者每燕見不食太官所設帝輒命取其食蒸餅上不坼作十字不食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人以小紙為書者勅記室勿報劉毅等數劾奏曾侈怙無度帝以其重臣一無所問都官從事劉享嘗奏曾華侈以銅鈎轂引車瑩牛蹄甬後曾辟享為掾或勸勿應享謂至公之體不以私憾遂應辟曾常因小事加享杖罰其外寬內忌亦此類也時司空賈充權擬人主曾卑克而附之及克與庾純因酒相競曾議黨克而抑純以此為正直所非二子遵劭劭嗣

何劭

劭字敬祖少與武帝同年有撻角之好帝為王太子以劭為中庶子及即位轉散騎常侍甚見親待劭雅有姿望遠客朝見必以劭侍直每諸方貢獻帝輒賜

之而觀其占謝焉咸寧初有司奏劭及兄遵等受故
鬲令袁毅貨雖經赦宥宜皆禁止事下廷尉詔曰太
保與毅有累世之交遵等所取差薄一皆置之遷侍
中尚書惠帝即位初建東宮太子年幼欲令親萬機
故盛選六傅以劭爲太子太師通省尚書事後轉特
進累遷尚書左僕射劭博學善屬文陳說近代事若
指諸掌永康初遷司徒趙王倫篡位以劭爲太宰及
三王交爭劭以軒冕而游其間無怨之者而驕奢簡
貴亦有父風衣裘服翫新故巨積食必盡四方珍異
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爲限時訕以爲太官御膳無以
加之然優游自足不貪權勢嘗語鄉人王詮曰僕雖
名位過幸少無可書之事惟與夏侯長容諫授博士
可傳史冊耳所撰荀粲王弼傳及諸奏議文章並行
於世永寧元年薨贈司徒謚曰康子岐嗣劭初亡袁
粲弔岐辭以疾粲獨哭而出曰今年決下婢子品
王詮謂之曰知死弔死何必見生岐前多罪爾時不
下何公新亡便下岐品人謂忠正畏強易弱粲乃止

何遵

遵字思祖劭庶兄也少有幹能起家散騎黃門郎散
騎常侍侍中累轉大鴻臚性亦奢怙役使御府工匠

作禁物又鬻行器爲司隸劉毅所奏免官太康初起爲魏郡太守遷太僕卿又免官卒於家四子嵩綏機羨嵩字泰基寬弘愛士博觀墳籍尤善史漢少歷清官領著作郎綏字伯蔚位至侍中尚書自以繼世名貴奢侈過度性既輕物翰札簡傲城陽王尼見綏書疏謂人曰伯蔚居亂而矜豪乃爾豈其免乎劉輿潘滔譖之於東海王越越遂誅綏初曾侍武帝宴退而告遵等曰國家應天受禪創業垂統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兆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此子孫之憂也汝等猶可獲沒指諸孫曰此等必遇亂亡也及綏死嵩哭之曰我相其大聖乎機爲鄒平令性亦矜傲責卿里謝鯤等拜或戒之曰禮敬年爵以德為主令鯤拜勢懼傷風俗機不以為慙羨爲雕狐令旣驕且吝陵駕人物鄉閭疾之如讎永嘉之末何氏滅亡無遺焉

石苞

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也雅曠有智局容儀偉麗不脩小節故時人爲之語曰石仲容姣無雙縣召爲吏給農司馬會謁者陽翟郭玄信奉使求人爲御司馬以苞及鄧艾給之行十餘里玄信謂二人曰子後

並當至卿相苞曰御謀也何卿相乎既而又被使到
鄴事又不決乃販鐵於鄴市市長沛國趙元儒名知
人見苞異之因與結交歎苞遠量當至公輔由是知
名見吏部郎許允求為小縣允謂苞曰卿是何輩人
當相引在朝廷何欲小縣乎苞還嘆息不意允之知
已乃如此也稍遷景帝中護軍司馬宣帝聞苞好色
薄行以讓景帝帝答曰苞雖細行不足而有經國才
略夫貞廉之士未必能經濟世務是以齊桓忘管仲
之奢僭而錄其匡合之大謀漢高捨陳平之汙行而
取其六奇之妙算苞雖未可以上也二子亦今日

選也意乃釋徙鄴典農中郎將時魏世王侯多居鄴
下尚書丁謚貴傾一時並較時利苞奏列其事由是
益見稱歷東萊琅邪太守所在皆有威惠遷徐州刺
史文帝之敗於東關也苞獨全軍而退帝指所持節
謂苞曰恨不以此授卿以究大事乃遷苞為奮武將
軍假節監青州諸軍事及諸葛誕舉兵淮南苞統青
州諸軍督兗州刺史周泰徐州刺史胡質簡銳卒為
游軍以備外寇吳遣大將朱異丁奉等來迎誕等留
輜重於都陸輕兵渡黎水苞等迎擊大破之泰山太
守胡烈以奇兵詭道嚴都陸盡焚其委輸異等收餘

衆而退壽春平拜苞鎮東將軍封東光侯假節頃之
代王基都督揚州諸軍事苞曰入朝當還辭高貴鄉
公留語盡日既出白文帝曰非常主也數日而有成
濟之事後進位征東大將軍俄遷驃騎將軍文帝崩
賈克荀勗議葬禮未定苞時奔喪慟哭曰基業如此
而以人臣終乎葬禮乃定後每與陳騫諷魏帝以歷
數已終天命有在及禪位苞有力焉武帝踐祚遷大
司馬進封樂陵郡公加侍中羽葆鼓吹自諸葛誕破
滅苞便鎮撫淮南士馬強盛邊境多務苞既勤庶事
又以威惠服物淮北監軍王琛輕苞素微又聞童謠
曰宮中大馬幾作驢大石壓之不得舒因是密表苞
與吳人交通先時望氣者云東南有大兵起及琛表
至武帝甚疑之會荊州刺史胡烈表吳人欲大出爲
寇苞亦聞吳師將入乃築壘遏水以自固帝聞之謂
羊祜曰吳人每來常東西相應無緣偏爾豈石苞果
有不順乎祜深明之而帝猶疑焉會苞子喬爲尚書
郎上召之經日不至帝謂爲必叛欲討苞而隱其事
遂下詔以苞不料賊勢築壘遏水勞擾百姓策免其
官遣太尉義陽王望率大軍徵之以備非常又勅征
東將軍琅邪王伷自下邳會壽春苞用掾孫鑠計放

兵步出住都亭待罪帝聞之意解及苞詣闕以公還第苞自耻受任無効而無怨色時鄴奚官督郭廩上書理苞帝詔曰前大司馬苞忠允清亮才經世務幹用之績所歷可紀宜掌教典以贊時政其以苞爲司徒有司奏苞前有所撓不堪其任以公還第已爲弘厚不宜擢用詔曰吳人輕脆終無能爲故疆場之事但欲完固守備使不得越逸而已以苞計畫不同慮敵過甚故徵還更授昔鄧禹撓於關中而終輔漢室豈以一眚而掩大德哉於是就位苞奏州郡農桑未有賞罰之制宜遣掾屬循行皆當均其土宜舉其殿最然後黜陟焉詔曰農殖者爲政之本有國之大務也雖欲安時興化不先富而教之其道無由而至今四海多事軍國用廣加承征伐之後屢有水旱之事倉庫不克百姓無積古者稼穡樹藝司徒掌之今雖登論道然經國立政惟時所急故陶唐之世稷官爲重今司徒位當其任乃心王事有毀家紓國乾乾匪躬之志其使司徒督察州郡播殖將委事任成垂拱仰辨若宜有所循行者其增置掾屬十人聽取王官更練事業者苞在位稱爲忠勤帝每委任焉泰始八年薨帝發哀於朝堂賜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

十萬布百匹及葬給節幢麾曲蓋追鋒車鼓吹介士
大車皆如魏司空陳泰故事車駕臨送於東掖門外
策謚曰武咸寧初詔苞等並為王功列於銘饗苞豫
為終制曰延陵薄葬孔子以為違禮華元厚葬春秋
以為不臣古之明義也自今死亡者皆歛以時服不
得兼重又不得飯含為愚俗所為又不得設牀帳明
器也定窆之後復土滿坎一不得起墳種樹昔王孫
裸葬矯時其子奉命君子不譏况於合禮典者耶諸
子皆奉遵遺令又斷親戚故吏設祭有六子越喬統
浚雋崇以統為嗣統字弘緒歷位射聲校尉大鴻臚
子順為尚書郎越字弘倫早卒喬字弘禮應尚書郎
散騎侍郎帝既召喬不得深疑苞反及苞至有漸色
謂之曰卿子幾破卿門苞遂廢之終身不聽仕又以
有穢行徙頓丘與弟崇同被害二子超熙亡走得免
成都王穎之起義也以超為折衝將軍討孫秀以功
封侯又為振武將軍征荊州賊李辰穎與長沙王乂
相攻超常為前鋒遷中護軍陳郡守挾惠帝北伐超
走還鄴穎使超距帝於蕩陰王師敗績超逼帝幸鄴
宮會王浚攻穎於鄴穎以超為右將軍以距浚大敗
而歸後駕之洛陽西遷長安河間王顥以超領北中

卽將使與隸共距東海王越超於滎陽募兵右將軍
王闡與典兵中郎趙則並受超節度為豫州刺史劉
喬繼授范陽王燒逆擊斬超而熙得支免末嘉中為
大傅越參軍俊字景倫清儉有鑒識敬愛人物位至
黃門侍郎為當世名士早卒雋字彥倫少有名譽議
者稱為令器官至陽平太守早卒

崇字季倫生於青州故小名齊奴少敏惠勇而有謀
苞臨終分財物與諸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為言苞曰
此兒雖小後自能得年二十餘為備武令有能名入
為散騎卽遷城陽太守伐吳有功封安陽鄉侯在郡

雖有職務好學不倦以疾自解頓之拜黃門卽兄統
忤扶風王駿有司承旨奏統將加重罰既而見原以
崇不詣闕謝恩有司欲復加統罪崇自表曰臣兄統
以先父之恩早被優遇出入清顯歷位盡勤伏度聖
心有以垂察近為扶風王駿橫所誣謗司隸中丞等
飛筆重奏劾案深文累塵天聽臣兄弟跼蹐憂心如
悸駿戚屬尊重權要赫奕內外有司望風承旨苟有
所惡易於投刃自統枉劾以來臣兄弟不敢一言稍
自由理戢舌鉗口惟須刑書古人稱榮華於順旨枯
槁於逆違誠哉斯言於今信矣是以雖董司直繩不

能不深其文抱枉含謗不得不輸其理幸賴陛下天
聽四達靈昭遠存先父動德之重察臣等勉勵之
志中詔申料罪譴澄雪臣等刻肌碎首未足上報臣
即以今月十四日與兄統浚等詣公車門拜表謝恩
伏度奏御之日暫經天聽以月二十日忽被蘭臺禁
止符以統蒙宥恩出非常臣晏然私門曾不陳謝復
見彈奏訕辱理盡臣始聞以惶懼狼狽靜而思之固
無恠也苟尊勢所驅何所不至望奉法之直繩不可
得也臣以凡才累荷顯重不能負載析薪以答萬分
一月之中奏劾頻加曲之與直非臣所計所愧不能

承奉戚屬自陷於此不媚於寵實愧王孫隨巢子稱
明君之德察情為上察事次之所懷具經聖聽伏待
罪黜無所多言由是事解累遷散騎常侍侍中武帝
以崇功臣子有幹局深器重之元康初揚駿輔政大
開封賞多樹黨援崇與散騎郎蜀郡何攀共立議奏
於惠帝曰陛下聖德光被皇靈啓祚正位東宮二十
餘年道化宣流萬國歸心今承洪基此乃天授至於
班賞行爵優於秦始革命之初不安一也吳會僭逆
幾於百年邊境被其荼毒朝廷為之旰食先帝決獨
斷之聰奮神武之略蕩滅逋寇易於摧枯然謀臣猛

將猶有致恩竭力之效而今恩澤之封優於滅吳之功不安二也上天眷祐實在大晉十世之數未知其紀今之開制當垂于後若尊卑無差有爵必進數世之後莫非公族不安三也臣等敢冒陳聞竊謂泰始之初及平吳論功制度名牒皆悉具存縱不能遠遵古典尚當依準舊事書奏弗納出為南中即將荊州刺史領南蠻校尉加鷹揚將軍崇在南中得鳩鳥雛以與後軍將軍王愷時制鳩鳥不得過江為司隸校尉傳祇所紕詔原之燒鳩於都街崇穎悟有才氣而任俠無行檢在荊州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賞徵為大

司農以徵書未至擅去官免頃拜太僕出為征虜將軍假節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崇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一名梓澤送者傾都帳飲於此焉至鎮與徐州刺史高誕爭酒相侮為軍司所奏免官復拜衛尉與潘岳諂事賈謐謐與之親善號曰二十四友廣成君每出崇降車路左望塵而拜其卑佞如此財產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繡珥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糴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蔽之崇塗屋以椒愷

用赤石脂崇愷爭豪如此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疎世所罕比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爲疾已之寶聲色方厲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條幹絕俗光彩耀口如愷比者甚衆愷恍然自失矣崇爲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每冬得韭萍壘嘗與愷出遊爭入洛城崇牛迅若飛禽愷絕不能及愷每以此三事爲恨乃密貨崇帳下問其所以荅云豆至難煮豫作熟末客來但作白粥以投之耳韭萍壘是擣韭根雜以麥苗耳牛奔不遲良由馭者逐不及反制之可聽踰轅則駛矣於是悉從之遂爭長焉崇後知之因殺所告者嘗與王敦入太學見顏回原憲之象顧而歎曰若與之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敦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崇正色曰士當身名俱泰何至甕牖哉其立意類此劉輿兄弟少時爲王愷所嫉愷召之宿因欲坑之崇素與輿等善聞當有變夜馳詣愷問二劉所在愷迫卒不得隱崇徑造於後齋索出同車而去語曰年少何以輕就人宿輿深德之及賈謐誅崇以黨輿免官時趙王倫專權崇甥歐陽建與倫有隙崇有妓

曰綠珠美而豔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金谷別館方登涼臺臨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盡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被羅縠曰在所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則麗矣然本受命指索綠珠不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通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曰不然使者出而又反崇竟不許秀怒乃勸倫誅崇建崇建亦潛知其計乃與黃門郎潘岳陰勸淮南王允齊王罔以圖倫秀秀覺之遂矯詔收崇及潘岳歐陽建等崇正宴於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爲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於官前因自投于樓下而死崇曰吾不過流徙交廣耳及車載詣東市崇乃歎曰奴輩利吾家財收者益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崇母兄妻子無少長皆被害死者十五人崇時年五十二初崇家稻米飯在地經宿皆化為螺時人以為族滅之應有司簿閱崇水碓三十餘區倉頭八百餘人他珍寶貨賄田宅稱是及惠帝復祚詔以卿禮葬之封崇從孫演爲樂陵公苞曾孫樸字玄真爲人謹厚無他材藝沒於胡石勒以與樸同姓俱出河北引樸爲宗室特加優寵位至司徒歐陽建字堅石世爲異

方右族雅有理思才藻美贍擅名北州時人為之語曰渤海赫赫歐陽堅石辟公府歷山陽令尚書郎馮翊太守甚得時譽及遇禍莫不悼惜之年三十餘臨命作詩文甚哀楚

孫鑠字巨鄴河內懷人也少樂為縣吏太守吳奮轉以為主簿鑠自微賤登綱紀時僚大姓不與鑠同坐奮大怒遂薦鑠為司隸都官從事司隸校尉劉訥甚知賞之時奮又薦鑠於大司馬石苞苞辟為掾鑠將應命行達許昌會臺已密遣輕車襲苞于時汝陰王鎮許鑠過謁之王先識鑠以鄉里之情私告鑠曰無

與禍鑠既出即馳詣壽春為苞畫計苞賴而獲免遷尚書郎在職駁議十有餘事為當時所稱

史臣曰若夫經為帝師鄭沖於馬無愧孝為德本王祥所以當仁何曾善其親而及其親之黨者也夏禹恭儉殷曰損益牲牢服用各有品章諸侯不恒牛命士不恒豕禦而驕奢其關乎治政乘時立制莫不由之石崇學乃多聞情乖寡悔超四豪而取富踰五侯而競葵春畦霍靡列於澠沔之晨錦障逶迤亘以山川之外撞鐘舞女流宕忘歸至於金谷含悲吹樓將墜所謂高蟬處乎輕陰不知螿娘饒其後也

贊曰鄭冲含素王祥遲暮百行斯融雙飛天路何石
殊搽芳餌標奇帝風流靡崇心載馳矜奢不極寇害
成贊邦分身墜樂往哀隨

列傳第三

晉書三十三

列傳卷第四

晉書三十四

羊祜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世吏二千石至祜九世
並以清德聞祖續仕漢南陽太守父衛上黨太守祜
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產弟祜年十二喪父孝思過
禮事叔父琬甚謹嘗遊汝水之濱遇父老謂之曰孺
子有好相年未六十必建大功於天下旣而去莫知
所在及長博學能屬文身長七尺二寸美鬚眉善談
論郡將夏侯威異之以兄霸之子妻之舉上計吏州

四辟從事秀才五府交命皆不就太原郭奕見之曰
此今日之顏子也與王沉俱被曹爽辟沉勸就徵祐
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及爽敗沉以故吏免因謂祐
曰常識卿前語祐曰此非始慮所及其先識不伐如
此夏侯霸之降蜀也姻親多告絕祐獨安其室恩禮
有加焉尋遭母憂長兄發又卒毀慕寢頓十餘年以
道素自居恂恂若儒者文帝爲大將軍辟祐未就公
車徵拜中書侍郎俄遷給事中黃門郎時高貴鄉公
好屬文在位者多獻詩賦汝南和道以忤帝見斥祐
在其間不得而親疎有識尚焉陳留王立賜爵關中

侯邑百戶以少帝不願爲侍臣求出補吏徙秘書監
及五等建封鉅平子邑六百戶鍾會有寵而忌祐亦
憚之及會誅拜相國從事中郎與荀勗共掌機密遷
中領軍悉統宿衛入直殿中執兵之要事兼內外武
帝受禪以佐命之勲進號中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改
封郡公邑三千戶固讓封不受乃進本爵爲侯置郎
中令備九官之職加夫人印綬泰始初詔曰夫摠齊
機衡允釐六職朝政之本也祐執德清劭忠亮純茂
經緯文武謇謇正直雖處腹心之任而不撓樞機之
重非書拱無爲委任責成之意也其以祐爲尚書右

僕射衛將軍給本營兵時王佑賈充裴秀皆前朝名望祐每讓不處其右帝將有滅吳之志以祐爲都督荊州諸軍事假節散騎常侍衛將軍如故祐率營兵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緩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時長吏喪官後人惡之多毀壞舊廟祐以死生有命非由居室書下征鎮普加禁斷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爲邊害祐患之竟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祐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詔罷江北都督置南中郎將以所統諸軍在漢東江夏者皆以益祐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者不過十數人而頗以畋漁廢政嘗欲夜出軍司徐胤執祭當營門曰將軍都督萬里安可輕脫將軍之安危亦國家之安危也胤今日若死此門乃開耳祐改容謝之此後稀出矣後加車騎將軍開府如三司之儀祐上表固讓曰臣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臣自出身以來適十數年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任常以智力不可頓進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悚以榮爲憂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爲人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爲人所歸

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今臣身託外戚事連運會
誠在過寵不患見遺而猥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
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身辱高位傾覆
尋至願守先人弊廬豈可得哉違命誠忤天威曲從
即復若此蓋聞古人申於見知大臣之節不可則止
臣雖小人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以來
方漸八年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然臣不能推有德
達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
德於版築之下有隱才於屠釣之間而朝議用臣不
以為非臣處之不以為愧所失豈不大哉臣忝竊雖
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且臣
雖所見者狹據今光祿大夫李喜執節高亮在公正
色光祿大夫魯芝繫身寡欲和而不同光祿大夫李
胤清亮簡素立身在朝皆服事華髮以禮終始雖歷
位外內之寵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
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是以誓心守節無苟
進之志今道路行通方隅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
還屯不爾留連必於外虞有闕匹夫之志有不可奪
不聽及還鎮吳西陵督步闡舉城來陵吳將陸抗攻
之甚急詔祐迎闡祐率兵五萬出江陵遣荊州刺史

楊肇攻抗不尅聞竟為抗所擒有司奏枯所統八萬餘人賊衆不過三萬枯頓兵江陵使賊備得設乃遣楊肇偏軍入險兵少糧懸軍人挫衄皆違詔命無大臣節可免官以侯就第竟坐貶為平南將軍而免楊肇為庶人枯以孟獻營武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為晉有自是前後降者不絕乃增脩德性以懷柔初附慨然有吞并之心每與吳人交兵剋日方戰不為掩蔽之計將帥有欲進謫詐之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略吳二兒為俘者

枯遣送還其家後吳將夏詳邵顛等來降二兒之父亦率其屬與俱吳將陳尚潘景來寇枯追斬之美其死節而厚加殯斂景尚子弟迎喪枯以禮遣還吳將鄧香掠夏口枯募生縛香既至宥之香感其恩甚率部曲而降枯出軍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為吳人所傷而為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於是吳人翕然悅服稱為羊公不之名也枯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枯之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枯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枯豈醜人

者時談以為華元子反復見於今日抗每告其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孫皓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曰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况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祐無傷也祐貞慤無私疾惡邪佞荀勗馮統之徒甚忌之從甥王衍嘗詣祐陳事辭甚俊辯祐不然之衍拂衣而起祐顧謂賓客曰王夷甫方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步闡之役祐以軍法將斬王戎故戎衍並憾之每言論多毀祐時人為之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咸寧初除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得專辟召初祐以伐吳必藉下流之勢又時吳有童謠曰阿童復阿童御刀浮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龍祐聞之曰此必水軍有功但當思應其名者耳會益州刺史王濬徵為大司農祐知其可任濬又小字阿童因表留濬監益州諸軍事加龍驤將軍密令脩舟楫為順流之計祐繕甲訓卒廣為戎備至是上疏曰先帝順天應時西平巴蜀南和吳會海內得以休息兆庶有樂安之心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由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衆役無時得安亦所以隆先帝之勲成無

爲之化也故堯有丹木之伐舜有三苗之征咸以寧
靜宇宙戢兵和衆者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
亡自此來十三年是謂一周平定之期復在今日矣
議者常言皇極有道後服無禮先強此乃諸侯之時
耳當今一統不得與古同諭夫適道之論皆未應權
是故謀之雖多而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存者謂所
敵者同力足自固苟其輕重不齊強弱異勢則智士
不能謀而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爲國非不險也高山
尋雲霓深谷肆無景束馬懸車然後得濟皆言一夫
荷戟十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斬將搃
旗伏尸數萬乘勝席卷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烏獲
而不敢出非皆無戰心誠力不足相抗至劉禪降服
諸營堡者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難不過劔閣山川之
險不過岷漢孫皓之暴侈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
蜀而大晉兵衆多於前世資儲器械盛於往時今不
於此平吳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尋干戈經歷
盛衰不可長久宜當時定以一四海今若引梁益之
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
口徐揚青兗並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
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

兵出其空虚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豈緣江為國無有內外東西數千里以藩籬自持所敵者大魚有寧息孫皓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名臣重將不復自信是以孫秀之徒皆畏逼而至將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而官軍懸進人有致節之志吳人戰於其內有憑城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尅可必矣帝深納之會秦涼屢敗

祐復表曰吳平則胡自定但當速濟大功耳而議者多不同祐歎曰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故有當斷不斷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其後詔以泰山之南武陽牟南城梁父平陽五縣為南城郡封祐為南城侯置相與郡公同祐讓曰昔張良請受留萬戶漢祖不奪其志臣受鉅平於先帝敢辱重爵以速官謗固執不拜帝許之祐每被登進常守冲退至心素著故特見申於分列之外是以名德遠播朝野具瞻搢紳僉議當居台輔帝方有兼并之志仗祐以東南之任故寢之祐歷職二朝任典樞要政事損益

皆諮訪焉勢利之求無所關與其嘉謀讜議皆焚其
草故世莫聞凡所進達人皆不知所由或謂祐慎密
太過者祐曰是何言歟夫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君臣
不密之誠吾惟懼其不及不能舉賢取異豈得不愧
知人之難哉且拜爵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祐女
夫嘗勸祐有所營置令有歸戴者可不羨乎祐默然
不應退告諸子曰此可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人臣樹
私則背公是大惑也汝宜識吾此意嘗與從弟琇書
曰既定邊事當角巾東路歸故里為容棺之墟以白
土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賈廣是吾師也

祐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岷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掌
慨然歎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
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
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
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
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祐當討吳賊有功將
進爵土乞以賜舅子羨襲詔封襲關內侯邑三百戶
會吳人寇弋陽江夏戶口詔遣侍臣移書詰祐不
追討之意并欲移州治者之宜祐曰江夏去襄陽八
百里比知賊問賊去幾已經日矣步軍方往安能救

之哉勞師以免責恐非事宜也昔魏武帝置都督類皆與州相近以兵勢好合惡離疆場之間一彼一此慎守而已古之善教也若輒徙州賊出無常亦未知州之所宜據也使不能詰祐寢疾求入朝既至洛陽會景獻宮車在殯哀慟至篤中詔申論扶疾引見命乘輦入殿無下拜甚見優禮及侍坐面陳伐吳之計帝以其病不宜常入遣中書令張華問其籌策祐曰今主上有禪代之美而功德未著吳人虐政已甚可不戰而尅混一六合以興文教則主齊堯舜臣同履契為百代之盛孰如舍之若孫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百萬之衆長江未可而越也將為後患乎華深贊成其計祐謂華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祐卧護諸將祐曰取吳不必煩臣自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所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疾漸篤乃舉杜預自代尋卒時年五十八帝素服哭之甚哀是日大寒帝涕淚霑鬢鬢皆為冰焉南州人征市日聞祐喪莫不號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兵守邊將士亦為之泣其仁德所感如此賜以東園秘器朝服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詔曰征南大將軍南城侯祐蹈德冲素思心清遠始在內

職值登大命乃心篤誠左右王事入綜機密出統方
岳當終顯烈永輔朕躬而奄忽歿墮悼之傷懷其追
贈侍中太傅持節如故祜立身清儉被服率素祿俸
所資皆以贍給九族賞賜軍士家無餘財遺令不得
以南城侯入柩從弟琇等送祜素志求葬於先人墓
次帝不許賜去城十里外近陵葬地下墳謚曰成祜
喪既引帝於大司馬門南臨送祜甥齊王攸表祜妻
不以侯歛之意帝乃詔曰祜固讓歷年志不可奪身
沒讓存遺操益厲此夷叔所以稱賢季子所以全節
也今聽復本封以彰高節初文帝崩祜謂傳玄曰三

年之喪如貴適服自天子達而漢文除之毀禮傷
常以歎息今主上天縱至孝有曾閔之性雖奪其服
實行喪禮喪禮實行除服何為邪若因此革漢魏之
薄而興先王之法以敦風俗垂美爾後不亦善乎玄
曰漢文以未世淺薄不能行國君之喪故因而除之
除之數百年一旦復古難行也玄曰不能復天下如
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善乎玄曰主上不除而天下
除此為但有父子無復君臣三綱之道虧矣祜乃止
祜所著文章及為老子傳並於世襄陽百姓於峴
山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焉望其碑

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為隨漢碑荊州人為祐諱名
屋室皆以明為稱改戶曹為歸曹焉祐開府累年謙
讓不許士始有所命會卒不得除署故參佐劉儉趙
寅劉彌孫勃等咸詣預曰昔以謬選忝備官屬各得
與前征南大將軍祐參同庶事祐執德冲虛操尚清
遠德高而體卑位優而行恭前膺顯命來撫南夏既
有三司之儀復加大將軍之號雖居其位不行其制
至今海內渴仰羣俊望風沙其門者貪夫反廉懦夫
立志雖夷夷之操無以尚也自鎮此境政化被乎江
漢潛謀遠計關國南疆諸所規模皆有軌量志存公

家以死勤事始辟四掾未至而隕夫舉賢報國台輔
之遠任也搜揚側陋亦台輔之宿心也中道而廢亦
台輔之私恨也履謙積稔晚節不遂此遠近所以為
之感痛者也昔召伯所憇愛流甘棠宣子所游封殖
其樹夫思其人尚及其樹况生存所辟之士便當隨
例放棄者乎乞蒙列上得依已至掾屬預表曰祐雖
開府而不備僚屬引謙之至宜見顯明及扶疾辟士
未到而沒家無胤嗣官無命士此方之望隱憂載懷
夫篤終追遠人德歸厚漢祖不惜四千戶之封以慰
趙子弟心請議之詔不許祐卒二歲而吳平群臣上

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因以尅定之功
策告祜廟乃依蕭何故事封其夫人策曰皇帝使謁
者杜宏告故侍中太傅鉅平成侯祜昔吳爲不恭負
險稱號郊境不關多歷年所祜受任南夏思靜其難
外揚王化內經廟畧著告推誠江漢歸心舉有成資
謀有全策昊天不弔所志不卒朕用悼恨于厥心乃
班命群帥致天之討兵不踰時一征而滅疇昔之規
若合符契夫賞不失勞國有彝典宜增啓土宇以崇
前命而重遣公高讓之素今封夫人夏侯氏萬歲鄉
君食邑五千戶又賜帛萬匹穀萬斛祜年五歲時令

乳母取所弄金環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祜即詣鄰人
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
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悅時人異之謂
李氏子則祜之前身也又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所
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祜遂鑿之相者見曰猶出
折臂三公而祜竟隨馬折臂位至公而無子帝以祜
兄子暨爲嗣暨以父沒不得爲人後帝又令暨弟伊
爲祜後又不奉詔帝怒並收免之太康二年以伊弟
篇爲鉅平侯奉祜嗣篇歷官清慎有私牛於官舍產
犢及遷而留之位至散騎常侍早卒孝武太元中封

枯兄玄孫之子法興爲鉅平侯邑五千戶以栢玄黨
誅國除尚書祠部郎荀伯子上表訟之曰臣聞咎繇
亡嗣臧文以爲深嘆伯氏奪邑管仲所以稱仁功高
可百世不泯濫賞無得崇朝故太傅鉅平侯羊祐明
德通賢國之宗主動參佐命功成平吳而後嗣闕然
丞嘗莫寄漢以蕭何元功故絕世輒繼愚謂鉅平封
宜同鄴國故太尉廣陵公準黨翼賊倫禍加淮南因
逆爲利竊饗大邦值西朝政刑失裁中興因而不奪
今王道維新豈可不大判臧否謂廣陵國宜在削除
故大保衛瓘本爵蓄陽縣公旣被橫害乃進茅土始
贈蘭陵又轉江夏中朝名臣多非理終瓘功德無殊
而獨受偏賞謂宜罷其郡封復邑蓄陽則與奪有倫
善惡分矣竟寢不報枯前母孔融女生兄發官至都
督淮北護軍初發與祐同母兄承俱得病枯母度不
能兩存乃專心養發故得濟而承竟死發長子倫高
陽相倫弟暨陽平太守暨弟伊初爲車騎賈充掾後
歷平南將軍都督江北諸軍事鎮宛爲張昌所殺追
贈鎮南將軍祐伯父祕官至京兆太守子祉魏郡太
守祕孫亮字長玄有才能多計數與之交者必偽盡
款識人皆謂得其心而殊非其實也初爲大傅楊駿

參軍時京兆多盜竊駿欲更重其法盜百錢加大辟
請官屬會議亮曰昔楚江乙母失布以為盜由令尹
公若無欲盜宜自止何重法為駿慙而止累轉大鴻
臚時惠帝在長安亮與關東連謀內不自安奔于并
州為劉元海所害亮弟陶為徐州刺史

杜凱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也祖畿魏尚書僕射父恕
幽州刺史預博學多通明於興廢之道常言德不可
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初其父與宣帝不相能
遂以幽死故預又不得調文帝嗣立預尚帝妹高陸

公主起家拜尚書郎龔祖爵豐樂亭侯在職四年轉
叅相府軍事鍾會伐蜀以預為鎮西長史及會反寮
佐並遇害唯預以智獲免增邑千一百三十戶與車
騎將軍賈充等定律令既成預為之注解乃奏之曰
法者蓋繩墨之斷例非窮理盡性之書也故文約而
例直聽省而禁簡例直易見禁簡難犯易見則人知
所避難犯則幾於刑厝刑之本在於簡直故必審名
分審名分者必忍小理古之刑書銘之鍾鼎鑄之金
石所以遠塞異端使無滯巧也今所注皆網羅法意
格之以名分使用之者執名例以審趣舍伸繩墨之

直去析薪之理也詔班于天下泰始中守河南尹預
以京師王化之始自近及遠凡所施論務崇大體受
詔爲黜陟之課其略曰臣聞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虛
已委誠而信順之道應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逮
至淳樸漸散彰美顯惡設官分職以頒爵祿弘宣六
典以詳考察然猶倚明哲之輔建忠貞之司使名不
得越功而獨美功不得後名而獨隱皆疇咨博詢敷
納以言及至末世不能紀遠而求於密微疑諸心而
信耳目自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僞法令
滋章巧飾彌多昔漢之刺史亦歲終奏事不制筆諫

而清濁粗舉魏氏考課卽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誦至
密然由於累細以違其體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甲
唐堯之舊去密就簡則簡而易從也夫宣盡物理神
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則以傷理今科舉優
劣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
優者一人爲上第劣者一人爲下第因計借以名聞
如此六載主者捻集採案其六歲處優舉者超用之
六歲處劣舉者奏免之其優多劣少者叙用之劣多
優少者左遷之今考課之品所對不鈞誠有難易若
以難取優以易而否主者固當準量輕重微加降殺

不足復曲以法盡也已丑詔書以考課難成聽通薦
例薦例之理即亦取於風聲六年頓薦黜陟無漸又
非古者三考之意也今每歲一考則積優以成陟累
劣以取黜以士君子之心相處未有官故六年六黜
清能六進否劣者也監司將亦隨而彈之若令上下
公相容過此爲清議大類亦無取於黜陟也司隸校
尉石鑿以宿憾奏預免職時虜寇隴右以預爲安西
軍司給兵三百人騎百匹到長安更除秦州刺史領
東羗校尉輕車將軍假節屬虜兵強盛石鑿時爲安
西將軍使預出兵擊之預以虜乘勝馬肥而官軍懸
之宜并力大運須春進討陳五不可四不須鑿大怒
復奏預擅飾城門官舍稽乏軍興遣御史檻車徵詣
廷尉以預尚主在八議以侯贖論其後隴右之事卒
如預策是時朝廷皆以預明於籌略會匈奴帥劉猛
舉兵反自并州西及河東平陽詔預以散侯定計省
闡俄拜度支尚書預乃奏立籍田建安邊論處軍國
之要又作人排新器與常平倉定穀價較鹽運制課
調內以利國外以救邊者五十餘條皆納焉石鑿自
軍還論功不實爲預所糾遂相讎恨言論諠譁並坐
免官以侯兼本職數年復拜度支尚書元皇后梓宮

將遷於峻陽陵舊制既葬帝及群臣即吉尚書奏皇太子亦宜釋服預議皇太子宜復古典以諒闇終制從之預以時曆差舛不應畧度奏上二元乾度歷行於世預又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于富平津議者以為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帝從百僚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也對曰非陛下之明臣亦不得施其微巧周廟歆器至漢東京猶在御坐漢末喪亂不復存形制遂絕預創意造成奏上之帝甚嘉歎焉咸寧四年秋大霖雨蝗蟲起預上疏多陳農要事在食貨志預在內七年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稱羨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時帝密有滅吳之計而朝議多違唯預羊祜張華與帝意合祜病舉預自代因以本官假節行平東將軍領征南軍司及祜卒拜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給追鋒車第二駙馬預既至鎮繕兵甲耀威武乃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以功增封三百六十五戶政吳之名將也據要害之地恥以無備取敗不以所喪之實告于孫皓預欲間吳邊將乃表還其所獲之衆於皓皓果召政遣武昌監劉憲代之故大軍

臨至使其將帥移易以成傾蕩之勢預處分既定乃啓請伐吳之期帝報待明年方欲大舉預表陳至計曰自閏月以來賊但勅嚴下無兵上以理勢推之賊之窮計力不兩完必先認上流勤保夏口以東以延視息無緣多兵西上空其國都而陛下過聽便用委棄大計縱敵患生此誠國之遠圖使舉而有敗勿舉可也事為之制務從完牢若或有成則開太平之基不成不過費損日月之間何惜而不一試之若當須後年天時人事不得如常臣恐其更難也陛下宿議分命臣等隨界分進其所禁持東西同符萬安之舉

未有傾敗之慮臣心實了不敢以曖昧之見自取後累惟陛下察之預旬月之中又上表曰羊祜與朝臣多不同不先博畫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益令多異凡事當以利害相較今此舉十有八九利其一二止於無功耳其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已功不在身各耻其前言故守之也自頃朝廷事無大小異意鋒起雖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慮後難故輕相同異也昔漢宣帝議趙克國所上事效之後詰責諸議者皆叩頭而謝以塞異端也自秋已來討賊之形頗露若今中止孫皓怖而生計或徙都武昌更

完脩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掠積大船於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時帝與中書令張華圍碁而預表適至華推枰歛手曰陛下聖明神武朝野清晏國富兵強號令如一吳主荒淫驕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帝乃許之預以太康元年正月陳兵于江陵遣參軍樊顯尹林鄧圭襄陽太守周竒等率衆循江西上授以節度旬日之間累尅城邑皆如預策焉又遣牙門管定周百伍巢等率竒兵八百泛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於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都督孫歆震恐與伍延書

曰壯來諸軍乃飛渡江也吳之男女降者萬餘口竒巢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距王濬大敗而還竒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故軍中爲之謠曰以計代戰一當萬於是進逼江陵吳督將伍延僞請降而列兵登陴預攻尅之既平上流於是沅湘以南至于交廣吳之州郡皆望風歸命奉送印綬預仗節稱詔而綏撫之凡所斬及生獲吳都督監軍十四牙門郡守百二十餘人又因兵威徙將士屯戍之家以實江北南郡故地各樹之長吏荆土肅然吳人赴者如歸矣王濬先列上得孫歆頭預

後生送歆洛中以為大笑時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
寇未可盡尅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俟來冬
更為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強齊今兵
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
處也遂指授群帥徑進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議
者乃以書謝之孫皓既平振旅凱入以功進爵當陽
縣侯增邑并前九千六百戶封子耽為亭侯千戶賜
絹八千疋初攻江陵吳人知預病瘠憚其智計以瓠
繫狗頸示之每大樹以瘿輒斫使白題曰杜預頸及
城平盡捕殺之預既還鎮累陳家世吏職武非其功

請退不許預以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勤於講武脩立
泮宮江漢懷德化被萬里攻破山夷錯置屯營分據
要害之地以固維持之勢又脩卻信臣遺跡激用渚
洧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
同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
數百里北魚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
為險固荆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
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
後世無妄由社翁孰識智名與勇功預公家之事知
無不為凡所興造必考度始終鮮有敗事或譏其意

碎者預曰禹稷之功期於濟世所庶幾也預好為後世名常言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刻石為一碑紀其勳績一沉萬山之下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為陵谷乎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任大事輒居將率之列結交接物恭而有禮問無所隱誨人不倦敏於事而慎於言既立功之後後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攷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又撰女記讚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質直世人未之重唯秘書監摯虞賞之曰左丘明本為春秋作傳而左傳

遂自孤行釋例本為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而和嶠頗聚飲預常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預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為害不求益也預初在荊州因晏集醉卧齋中外人聞嘔吐聲竊窺於戶止見一大蛇垂頭而吐聞者異之其後徵為司隸校尉加位特進行次鄧縣而卒時年六十三帝甚嗟悼追贈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成預先為遺令曰古不合葬明於終始之理同於無有也中古聖人改而合之蓋

以別合無在更緣生以示教也自此以來大人君子
或合或否未能知生安能知死故各以已意所欲也
吾往為臺即嘗以公事使過密縣之邢山山上有冢
問耕父云是鄭大夫祭仲或云子產之冢也遂率從
耆祭而觀焉其造冢居山之頂四望周達連山體南
北之正而邪東北向新鄭城意不忘本也其隧道唯
塞其後而空其前不填之示藏無珍寶不取於重深
也山多美石不用必集洧水自然之石以為冢藏貴
不勞工巧而此石不入世用也君子尚其有情小人
無利可動歷千載無毀儉之致也吾去春入朝因郭

氏喪亡緣陪陵舊義自表營洛陽城東首陽之南為
將來兆域而所得地中有小山上無舊冢其高顯雖
未足比邢山然東奉二陵西瞻宮闕南觀伊洛北望
夷叔曠然遠覽情之所安也故遂表樹開道為一定
之制至時皆用洛水圓石開隧道南向儀制取法於
鄭大夫欲以儉自完耳棺器小歛之事皆當稱此子
孫一以遵之子錫嗣

錫字世嘏少有盛名起家長沙王又文學累遷太子
中舍人性亮直忠烈屢諫愍懷太子言辭懇切太子
患之後置針著錫常所坐處氈中刺之流血他日太

子問錫向者何事錫對醉不知太子詰之曰君喜責人何自作過也後轉衛將軍長史趙王倫篡位以爲治書御史孫秀求交於錫而錫拒之秀雖銜之憚其名高不敢害也惠帝反政遷吏部郎城陽太守不拜仍遷尚書左丞年四十八卒贈散騎常侍子又嗣在外戚傳

史臣曰泰始之際人祇呈貺羊公起平吳之策其見天地之心焉昔齊有黔夫燕人祭壯門之鬼趙有李牧秦王罷東并之勢桑枝不競瓜潤空慙垂大信於南服傾吳人於漢渚江衢如砥襁袂同歸而在乎成

功弗君幅巾窮巷落落焉其有風颺者也杜預不有生知用之則習振長策而攻取兼儒風而轉戰孔門稱四則仰止其三春秋有五而獨擅其一不其優歟夫三年之喪云無貴賤輕織奪於在位可以興嗟旣爨釋於儲君何其斯酷狗以苟合不求其正以當代之元良為諸侯之庶子檀弓習於變禮者也杜預其有焉

贊曰漢地西險吳江左迴羊公息信百萬歸來昔之嘗旅懷經罕素元凱文場稱為武庫

晉書三十四

列傳第四

晉書三十四 列傳第四 晉書三十四 列傳第四



